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憲集

提要

謹案曾憲集十卷宋陳耆卿撰耆卿有赤城志已著錄攷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設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為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為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



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為一家  
適深歎賞之校以適所作者鄉集序稱許甚  
至知子良所言為不誣謝鐸赤城新志亦稱  
其文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為耆  
鄉弟子所著脚氣集則曰予登質按名輔即是牕先生門  
方逾弱冠荆溪吳名輔子良之字先從質  
牕已登科相與作為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  
相諛佞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  
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

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  
不合也既而先君與質窓皆即世吾始思六  
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  
非云云其持論獨異今觀其集雖當南渡後  
文體衰敗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橫馳  
驟而一歸之於法度寔有浩氣行乎其間非  
啾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讀書附  
志載所著質窓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  
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錄世亦

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蒼粹共得  
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中如  
林下偶談所稱代謝希孟上錢相啟游中鴻  
謚議之類均已亡缺蓋所存僅十之一二矣  
謹釐正訛舛錄為十卷俾不終就湮沒其葉  
適吳子良序跋及耆卿自序仍錄置前後庶  
有以攷見其大略焉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 紀昀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 陸費墀

序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教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紛於紹述埋沒于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才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摹擬之

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於文涉獵既多培蘊亦厚規制廣而密波瀾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郊廟而王度美歲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至於審其所從不求強同量其所與毋為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葉適序

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脈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于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死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紹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叅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

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  
波浩淼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  
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  
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  
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間  
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實牕初集  
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于古聖賢  
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  
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實窓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蓋

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  
宗蘓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思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  
之文早葩而晚實迨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脩天  
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  
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  
文而已余十六從實窓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實牕  
者囑余也惜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于實窓初集既  
以鈔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鈔之豫章使夫統緒氣  
脈之傳來者尚有攷也吳子良序

自序

余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之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瓊瑤瓊瑤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強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臯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噦余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為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教之不啻千百矣余三十五竊未第人視之未為甚暮然老態先白卧病日十



九或謂余技癢役其形而然余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  
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余懷者錄藏之今而後  
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  
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質窓集卷一

論上

顏子論

宋陳耆卿撰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于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說非道不陳探玩脩為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

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斯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于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辯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如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為而終日不違又何為而無所不說邪此非顏子之自異于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

則見天是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脉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悅也諸子非不欲悅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悅也不期悅而自悅也夫豈必言而後悅未言之前固已悅矣未言悅其道既言悅其言故顏子之于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此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于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于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

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于行而亦不必于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于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歛形抱影于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為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多矣不以

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為之憊是有目而無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為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為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于真見而且貴于真力也夫真力養于百年者也真見發于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嚔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

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于一噓吸者為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賸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患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為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

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為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箒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啟吾知其猶未已矣箒已易矣手足已啟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為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為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

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于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于死而無斃與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

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耳周近於比然周有普徧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耳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苟也夫均為同與比而所以為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死咎同于郊則死悔而同于宗則各比自內則貞吉外比之亦貞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

盡斥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  
九官相遜而至于四岳薦鯀則弗成三千臣惟一心而  
至于周公與召公則不悅天下不以四岳為同且比亦  
不以召公為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  
公比周公胡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  
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亾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徒  
襟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為  
周公召公而視四岳之與鯀又大有逕庭矣吾不知曰  
同曰比曰朋黨是三者其果異邪抑名異而寔相近邪

由後世觀之朋黨非矣而前輩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但當去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又何也  
日者抗疏之臣憫士大夫心術議論之偏而預為吾國  
之慮亟聞宸扆求風厲一新之且曰仇隙既開將成黨  
與至哉斯言蓋欲折木于萌芽而障隄於涓滴也然吾  
有疑焉惡於党者謂其各務立異以求勝也然事難苟  
異亦難苟同今將絕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為苟同之習  
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  
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

則所以為至理之賢者非私乎但絕其私而毋較其異  
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

張耳陳餘論

君子重信義而輕利害利害非可輕也蓋以信義為重  
則必以利害為輕事君處友向此道爾耳餘之起首從  
陳王既從陳王則終其身可也未幾怨其不大用已遂  
導武臣以自王于趙則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矣自是  
而後甘心于趙王可也邯鄲之後借曰無所措手亦何  
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計僥倖免禍

復相趙歇其相趙歇猶夫武臣也猶夫陳勝也利之所  
在雖一日而十易其主不以為怪豈但三乎觀二人初  
相接時號刎頸交自鉅鹿之後則若與之不共戴天矣  
趙王餘之君也耳餘之同列也鉅鹿之圍燕齊楚之救  
兵至焉餘獨高卧而不恤可乎借使力弱而死於兵亦  
當然者士君子之行事固不計成敗也此隙一開更相  
仇惡餘一解印綬耳遂從而收之耳一為常山王餘遂  
結田榮以襲之餘一為代王耳遂輔漢以擊死之大抵  
一迫于利害無所不至疇昔刎頸之言能復記否韓退



之誌柳子厚墓曰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忍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許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其耳餘之謂歟雖然泚水之斬耳誠薄義究其源流則亦餘有以先之二子又不為無辨

### 韓信論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高帝諸將固多其所與取天下者寔一韓信耳大才不可小使漢之連敖都尉與楚之即

中相去幾何哉此蕭何之薦韓信非大將不止而信之見用於漢非大將不就也大凡料事在識處事在謀信之識見於登壇與帝答問之時而其謀見於請兵三萬人之日夫信嘗事羽事羽非不欲佐羽也顧羽亦可佐者耳其言匹夫勇婦人仁怙威背約等事及高帝所以寬得人心之大略真如老吏鞫囚彼曲直此較然如日不待垓下之戰而勝負已判矣此信之所以舍楚歸漢也從信之策定三秦矣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驕而其事幾敗蓋是時欣翳已降楚而齊趙魏亦皆與楚和矣非

信發兵與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諸國亦曰殆哉夫榮陽京索乃漢與羽相持之地而諸國之下專藉信力前輩謂韓信將兵惜不與項羽一戰不知信以不戰戰羽而帝以不用用信夫欲拔大木不先去其枝葉則根本亦未易搖楚者根本諸國者枝葉故信專為帝一意下諸國以孤羽之援而帝獨與羽相持於滎陽成臯以扼羽之衝然後羽可圍蓋非信無以下諸國有信而不使之下諸國帝雖與羽相持其氣索矣是信之所以有功於帝者正在於不與羽戰見得有屨畫處未可以為疑

也然按史記帝紀垓下之戰信未嘗不與其云淮陰侯將三十萬皇帝在後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則信之在戰明矣其所以在戰不利者非必誠不利也信之用兵奇疑兵下魏拔幟下趙水囊下齊之類是也其所謂不利者安知其不陽敗陰誘而因以權破之哉是信未嘗不與羽戰也夫前此不與之戰而今與之戰何也曰已下諸國也諸國未下則力於諸國而未暇及楚諸國既下則可以併力於楚矣要皆有深意也雖然信之智能謀天

下而不能謀身又何歎帝之取天下雖不可一日無信亦不能一日不疑信惟其一日不可無故不能一日不疑也人謂帝之疑信始於齊王之封而終於固陵之會以予觀之奚特此時哉自其請兵三萬籌策了了帝見其處天下事若几上肉心雖喜之亦甚畏之矣一下魏代即收其精兵詣滎陽惟恐其兵之多耳此一疑也一下趙燕則晨自稱漢使即其卧奪之印符惟恐其權之固耳此二疑也至於稱為假王而繼以真王之命則其疑遂成至于固陵不會則其疑遂深前二事帝猶能制

信後二事則帝不能制信而反為信所制封齊割地之時帝之心已勃勃乎不可遏矣特勢未可耳故項羽一死即奪齊而與之楚變告一上即奪楚而侯之淮陰蓋將以奔走之馳逐之使不得一日無事以嬉當是時帝既疑信而信亦不堪其困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雖欲不誅亦不可得也嗚呼信不反帝于羣雄角逐之時而反帝於天下既定之日壯關蒯通老從陳豨固可罪而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錄舊恩略鋤新忿推誠而復王之未至有末年無聊之舉也蓋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

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甚哉

甘貞憲集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憲集卷二

論下

鄴食其論

論天下之事易識天下之勢難陳留教倉地要粟多蓋漢初緊近之處不先據此則本散而易潰鄴食其力為帝言之就二者論則陳留為小而教倉為大取陳留所以謀秦據教倉所以謀楚秦易破故陳留之入不旋踵而至霸上楚難搖故教倉之守必至於屢歲而不決焉

宋陳耆卿撰

然當是時楚兵甚強漢勢尚弱漢之得以制楚而楚之猶有所忌于漢者教倉之力也不然則楚固得以氣喝力恐直擣其虛矣其後彭城之敗韓信既收兵來會則亟築甬道屬河以取教倉粟成臯之挑戰大司馬咎長史欣一自剄則復取成臯軍廣武取教倉食是知教倉漢之命一日無教倉則一日無漢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寔有以發之下齊之策尤為雄偉其剖判楚漢曲直理亦甚明宜田廣之俛首順聽然不免使韓信之襲齊而至于受烹者明于謀漢闇于謀已也夫信于是時虜魏

豹下趙代斬陳餘降燕王威靈所加易於破竹所未下者獨齊爾蓋以其國大勢強謹之重之而未容輕發也食其一旦以片語下之已之所躊躇而不足者人乃神速而有餘則信亦無以取重於漢雖欲不襲齊蓋不可得食其亦惟知已之辨可以折齊而不知信之詐足以賣已是以就烹嗚呼先下齊者食其也後襲齊者信也使食其之言未入則齊之脩固未懈而信之兵固未可克發蹤指示者烹而因人成事者王事之有幸不幸如此哉然則食其固可念而信亦可恥甚矣

陳平周勃王陵論

誅諸呂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復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見大凡人才固要相濟高帝遺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則平勃之不可無陵猶陵之不可無平勃也夫明大義當有正論定大難當有沉幾諸呂之王高后未敢專決而以問三子其心猶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陰拱無一語畧攻其非則是呂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無可忌示之一決藩籬封王者豈特四人而已故陵奮不顧身以爭之高皇帝之神靈嗷如天日而

呂后則竊者之夜行爾陵死不恨奪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術可用于陵而不可盡用于平勃夫樊噲之憾呂嬃之譖呂氏磨牙于平勃久矣特未有以發爾若又效王陵之爭則以舊卻襍新忿寧免於誅縱不顯於此事誅豈不能旁撫他故以誅之邪夫二子誅不辭也為漢惜也或謂舉事計是非不計成敗使王陵以死爭平勃復以死爭呂氏一日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天下之義士將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難處死寔難三子非不能死也顧其時未可耳蓋

君子之死有以有益於國而死有以智力已竭無可奈何而死諸呂雖王猶有可圖漢氏雖危猶有可續未畫一計未施一術而俛首以死是適以激變稔禍爾安在其為能死哉借使呂后未誅三子而姑奪之權今日陵謝病免明日平謝病免又明日勃謝病免一人去位則以呂氏一人居之回環四顧盡在掌握漢之事去矣且陵爭諸呂之後退處十年自杜門不朝請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則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為不是也平勃雖均為誅諸呂而勃又與平不同平

性狡詐故多避禍求全勃性剛直故多犯難不顧文帝錢穀之問平對勃不對王陵背約之問平對勃不對對者未優不對者未劣也蓋平未當難時善于自解有急則委之他人勃未當難時辨不如平有急則自任甚確辨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確者重厚也故誅諸呂時平嘗安徐勃嘗急迫平不入北軍而勃入北軍使北軍有變則勃先及矣平不諭謁者而勃諭謁者若不受則勃先及矣平專以難者遺勃而自處以易後來相位之遜雖欲不遜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乎上者以功



大爾豈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  
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遠權退勢出于已則善出于君  
上之迫促則已非矣陳丞相卒上復用勃為相亦以資  
歷功勞無以易勃故爾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餘月  
而遣歸則本心見矣夫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  
遣則已可哂矣為勃之計惟有深藏遠蹈而被甲以見  
守尉果何為者邪借使漢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  
以禦之然則勃非能反者特不學而愚耳使文帝諒其  
愚則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詰

責而後止哉故嘗謂文帝平生寬厚惟誅薄昭逮周勃  
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較之薄昭罪已著則誅之猶有說  
周勃反未明則治之無名世謂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  
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為優劣不知諸霍之災真有危  
漢之理以勃之重厚無能而又已謝事就國氣象衰落  
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漢使帝無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  
矣既捕治之則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寬厚而猶  
少恩若是也

樊噲論

漢初勇士無如噲噲功無大于持盾入楚營及排闥入禁中之事戰伐不足道也然持盾事足以脫帝之難而重帝之信排闥事雖足以解帝之惑而亦足以招帝之疑譬如家有悍僕以之禦侮他人則可若主有過直入其帷而諫之縱曰朴忠其主亦已畏之矣高帝笑而起其中以為如何哉此因疾時之譖所由入也然則帝之欲殺噲其豪壯強直自可忌爾

### 盧綰論

人主之報舊恩當厚以賜予不當假以封爵綰之與帝

不過曰生同日居同里及壯而學書相愛爾初非有運籌帷幄之功攻城野戰之勇也以信越之徒勛績如許僅得一王封而猶闕鑰隄防若寇盜然綰獨何為而王綰王則凡帝布衣之交其可王者多矣白馬之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不可以無功而侯况可以無功王乎高祖善于律後人而不善于律其身異時四呂之王安知不以是藉口也

###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

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為二子之難蓋不知文帝之所以為難耳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帝則二子雖欲為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已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寬不知其振舉

朝綱尊強國體精采凜然消奸禱惡蓋有合于乾德之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為寬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景帝時如在樊罟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強無學慮直所謀未必不為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為主不以矯激亢訐為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為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况夫取

箸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說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已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蓋惟二子得容于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夷考矣

### 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于事宣帝其心見于事元成夫神仙黃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

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才之選召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寶祕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朴實為漢者特一向耳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踈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強其年富可以有為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沈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奈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

啟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而徵堪  
向欲以為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  
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啟恭顯之疑二也二  
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  
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  
以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為恭等此向攻恭顯之  
言也以夏寒者青無光為堪猛用事之咎此顯恭堪猛  
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正不勝邪  
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為恭顯所害望之死于獄則

失一援矣堪死于瘖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  
得扳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悵悵然  
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寔向等始焉之輕發有以召之  
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  
事之非也胡為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奸終不去曰不  
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  
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奸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  
以去王鳳之奸既難于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  
必然者也大抵去奸之事出于上則易出于下則難以

元成之蔽于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  
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于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于  
元帝孰復向傳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闕  
內侯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是猶能侯望之而徵堪向  
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堪弟子  
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  
任之也因揚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暨廟災日蝕乃  
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  
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  
徵而以為光祿大夫太中大夫特帝知之之心不勝於  
恭顯諛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洪  
範五行論則曰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之推其上諫延陵疏則曰上甚感  
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疏陳法戒則  
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  
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真情曰  
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耳嗚呼唐德宗不

以盧杞為姦邪而以姜公輔為賣直德宗之愚惑未足責也元帝知恭顯之為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為精忠而喜之矣乃齷齪牽制畧不得一引手何哉辟如家有幼主而強奴悍僕掠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不能早為之計其不終蔽于強奴悍僕之手者幾希

### 劉歆論

歆向之異同有二有說經之異同有用心之異同夫專門名家正是漢儒之癖歆向雖父子其不肯相襲亦明

矣一以穀梁一以左氏其解春秋之辭雖異其欲明春秋之意亦豈得異哉奈何向以春秋排王氏歆乃以春秋附王氏向所上封事指陳春秋災異及於弒君亡國之語是知篡逆之為大罪矣而歆獨輔莽以篡逆豈左氏教之耶大凡亂臣賊子之作於世非重有所倚毗則事不成故必有苟賤無恥之士羽而翼之教之以黼藻太平興建禮樂塗天下之耳目而簧鼓其視聽乃克有濟蓋所謂孔光張禹之徒皆是也終之者劉歆焉其罪可勝誅哉故嘗謂焚六藝者不在秦始皇而在漢末之

數子秦始皇焚之而不亡漢末數子用之而亡

### 吳王濞論

養惡如養癰疽養之而不治則將至於不可治迨其不可治而欲以及去之未有不潰裂為身害者吳王濞之惡自高帝而已萌至文帝而已成至景帝而已固當是時謀所以去之當有深沈審重之術豈容遽以及為哉量錯號曰智囊其愚極矣夫高帝善知人其臨終告呂后昆處參陵平勃輩如神鑿料疾半語不爽漢之有反相宜不勞於目擊矣以知告濞而又戒以毋反者蓋將

逞已之明特而驚摧濞志也然是語一出濞知帝之疑已矣知帝疑已濞亦安得而不自疑乎觀帝告以天下同姓一家而吳太子之死濞即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則拊背之言濞已橫在胸中一旦有卻則激為此論耳文帝之時固當陽厚其禮而陰為之所乃自賜几賜杖之外寂無聞焉夫几杖之賜謂文帝善優容則可謂文帝善措置則不可何則是時濞已有邪謀帝不審圖之而徒曰尚恩縱能釋其謀于一時烏能釋其謀于異日蓋恩濞者適所以誤濞而誤漢者適所以自誤



也蓋景帝時欲一舉而去之則不可矣夫非七國之強不可去也所以去之者非其道也夫憂七國之變豈特鼂錯哉在文帝時賈誼固已憂之矣其曰欲天下之士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患諸侯之強且大也故欲割地定制分齊楚燕趙梁為若干國而廣封諸王之子孫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則空其國以待其子弟之生天子無所利焉至於欲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使之禁吳楚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而使之扞齊趙計慮周微徃徃切中不若錯之直且踈也其後帝思誼言

復分齊為六淮南為三以至七國反時吳楚趙與四齊王舉兵西鄉而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誼之智有以使之也使錯能深思熟慮如賈誼之策則七國之反亦豈若是亟哉雖然錯之罪不在於削吳而在於削膠西楚趙夫膠西楚趙初未有反謀之可言也未有反謀而削之錯之意固欲因膠西楚趙以令吳而明削地之出于公耳不知膠西楚趙之削既有以離膠西楚趙之心而漢又得挾之以號召諸國諸國之從漢宜也蓋漢不連諸國漢亦不能以自反漢之欲反久矣顧無援且無名耳

今既得膠西楚趙之削以為名則可以激怒諸國諸國  
既皆畏削則亦不得不皆為漚之援名著援強遂為漢  
憂幸城守有梁而主兵有周亞夫不然殆矣錯一死胡  
足道哉

管窺集卷二

實憲集卷三

序

論孟紀蒙序

天下不知其幾書也而能盡天下之書者則莫若論孟  
論孟非能盡天下之書也能盡天下之書之理也夫誦  
說有限而理無窮獨不見夫萬斛之泉乎汲者愈衆而  
來者愈不已也學者之從事於斯也苟不以身體之以  
日用推之而徒耳剽目掠唇商齒推欲以明理理不明

宋陳者鄉撰

而反晦辟之遠道聞其遠者未必真知遠也至於足履之則知遠矣又辟之美味聞其美者未必真知美也至以口試之則知美矣學者讀聖賢之言而無體驗發明之益則身自身書自書縱千萬言祇益為贅其何以修己治人放之四海而準也予少讀論孟未知其所以讀速長知所以讀而未知其趣憂患後屏居杜門乃始深玩而精索之其初也懵懵然其後也汨汨然又其後也洋洋然蓋所謂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之驗也大而天地山河細而一飲一食無不徃復省察動靜思維故其

熟也頗覺身與書非二物目之在書也書之味固不加多其不在書也書之味亦不加少坐焉書也立焉書也凡百語默作止無非書也嗚呼予之從事于斯也久矣其得于心者本不可以言語傳也而或不免于言亦姑以誌吾見之所至而已乃錄而藏于巾篋命曰紀蒙侯予見或日進蒙或日開將刪續而是正之非敢以為是至當不可易之說也或曰論孟之說自魏晉以來枝分蔓錯亦浩汗已迄於我朝諸老先生然後論定由今視之至矣盡矣予之說說果有以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

邪曰予非有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也然取足于諸老先生之說而中無得焉予亦不為也訂于諸老先生之說以會其歸反于吾之心以求其寔如斯而已矣程子曰解經不同處無碍只大體貴相似耳此諸老先生所以教也敬以是謝子之問嘉定辛未仲冬望日天台陳耆鄉序

### 論孟紀蒙後序

余既作論孟紀蒙序尚懼學者求之汎濫而未識夫大旨也又從而推明之大旨謂何仁義是也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使仁義常明則孔孟之言不必行矣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夫豈苟以為異亦各有攸當耳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以仁為生物之心而人亦得之以為心所謂五常之本大而無所不色者也惟其大而無所不色也故人罕能之而孔子亦罕言之觀當時學者之間咸有輕其仁之心矣而孔子未嘗輕予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子子則曰未知焉得仁極而至於顏子之好學亦止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嗚呼使當時學者知聖人不輕予

之意孜孜焉矻矻焉去人欲而還天理則仁之道可以  
歷階升堂而馴入于闈與是罕言者所以深言之也雖  
然孔子未言仁之為何物也自孟子以仁為人心而仁  
之道明夫明仁之道者孟子也洩仁之蘊者亦孟子也  
且何獨言仁併與義而言之矣孔子不言義以仁而色  
義也孟子兼言義以義而證仁也孟子既言夫孔子之  
所罕言而又言夫孔子之所不言豈其得已哉蓋以時  
人不知義故也告子孟子之高弟而猶以義為外夫以  
義為外非惟不知義且不知仁故孟子兼言之七篇之

中多正義之說也義之說明仁之說亦明矣嗚呼學者  
其可不求論孟之大旨乎知仁之一言則足以悟論語  
之書知義之一言則足以悟孟子之書又知仁可以訣  
義而義可以證仁則可以兼悟論孟之書若夫舉一而  
廢一通于此而不通于彼奚其悟學者詳之臘月朔日  
後序

送商義仲倅延平序

仕之門有品級初掾第得簿若尉已乃調丞若郡曹歲  
會六受五大官薦乃克改秩秩改注邑法也邑滿得貳

郡亦法也俗重內往往以受邑為不得已既又以貳郡為耻賢而獲於上者不問反是則亦縻日引月聲哀當路求所謂院若轄者噫院若轄非尊也貳郡非卑也栖栖然以一出入為喜戚矣其隘惜乎無以商君之事告之者初君之官定海也有賢聲而獲于上矣咸謂合在朝廷伸眉吐氣君若不以為意其所調則劍浦之治中也自當時之惑者不以為踈則以為激不知君之心如行雲流水遇物而不必於遇吾知行吾志而已內與外且無有焉有所謂戚者哉君無喜戚而于劍浦之喜戚

則大人謂千里權在守守行貳助之則往往以不急視貳是大不然夫使千里之民得安於民者守也使守不得恣於守者貳也貳不治則守恣守恣則民病何謂不急雖然彼有頡頏作氣相敵不相下者誠不知其守矣罪人也吾聞廉于立位者必能舉其職君之行吾知劍浦之民辟易改視而千里之內薰如也乃探其意而為之歌曰劍浦之水兮深幽君之愛兮與水爭流劍浦之山兮巖岌君之節兮與山角立於君為屈於我為伸尚

其歌之以詔後之人

送應太丞赴闕序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  
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問處  
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  
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  
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皆親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  
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耆免縱理入  
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

請于廟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  
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  
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旬日長而鉅柏之亭亭  
參天不改非雪霜畊常有陽春邪久于外者惠吾民也  
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  
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興禮樂致太平之  
具而以為之兆也耆鄉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  
覆翼之吹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  
束縛千兔未白此悃矧一幅刻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



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序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  
祝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盍亦不以規而以祝  
乎秋浸踈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  
燠未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洪碩  
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  
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  
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再祝  
為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詞備古體也嘉定  
戊寅八月望門人天台陳耆卿序

### 送羅明仲序

予曩歲業於鄉校里中子多從之游課其尤得羅生羅  
生文而好修氣醇且恬迥矣其不類里中子也愛之甚  
生亦樂于親余兩載來予多病他稍謝去生獨往來如  
故余以為久要之誼在生無惑一日來諭曰表叔父商  
公倅劔浦將挾與俱某有親在不樂于遠而又念夫此  
行之弗得辭也先生意何如應之曰余平生好游每欲  
效司馬子長之周覽天下挹竒撮爽以罄吾胸家無伯  
仲尼馬而未獲遂也劔浦千里道爾生曷為不去且吾

聞之人之所惡于遠游者為其蕩也其蕩以其汎焉而失所依也依商公則得其所依矣是必能飲生以和陶生以靈而使之磊磊也生曷為不去雖然生去宜也予亦有望于生焉凡學之道患在于小有得而自功自功之患非徒不足以語大也亦非所以固夫小也今以生為未有得是為誣生以生為大有得恐生之走而避也然則自功之患生雖未必有是余不得不慮及是總自今立志不寔不收不遠不休庶幾乎學增而趣新以是而目劍浦之山川風物其所得必大生勉哉余與生別

跡雖南北而心則同堂若也謹勿忘予之言

送王抑之序

四明王君抑之少以能賦貢禮部白髮始入官再轉而丞吾邑其筆端橫放泉迸矢激牒訃未燭首尾已媿媿數百年人甚壯之意其功名未艾也踰年政成忽有所不樂賡陶潛詩請于郡解印綬去去之日士大夫左右顧欲苛留之卒噤無術而止然君之去甚非得已也君自念身儒生不能敲擊振撼駘膏血以媒寵姑欲用平策書下下考庶不媿父老云爾會歲大禘力役之征

沒于吏蠹者久已不治而蠲閣之令且下旦暮弄朱墨  
雖手瘻足冰無以塞責君謂技止此耳欲強徵之民則  
不忍欲傲視上官之期會則不敢不惟不敢將有罪以  
故遂行嗟乎世見以特科入仕者往往競狎易之謂其  
苟祿活妻子耳君身可老志不可屈且禍未及褰裳而  
逃之彼悠悠風塵無君之年而朶頤不休者當為之愧  
死矣古人云可以止則止君非可以止者邪又云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君非不得其職者邪抑余聞君固  
老矣而且有母在縱不為妻子地奈何乎庭闈曰仕以

行道直道而安于家雖啜菽飲水樂也枉道而不安于  
官雖日用三牲不樂也即其子之所以養知其母之所  
以教尚庶幾乎魚軒載塗試為予讀此序予亦噤無術  
留君者也

送葉孟我之官寧國序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  
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  
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考制度如周公畫井田  
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石操斧少已負聲

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時汨汨以老凡諸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為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哲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冥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于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

邑小則便閒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怪怪奇奇為公獻者邪勾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襍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為况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代送學子趙通之娶女序

宋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暘滋殖非徒富貴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台黃巖其別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

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昌又以見聖朝之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其里而不接其人私竊以為愧戊辰春杜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為最長穎悟絕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歡甚不數月侍其父官娶女且來告別余因語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其志今夫為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歎也子父兄賢矣

遇賢父兄而已無美質可至於學可歎也子之質美而可至于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於學能充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娶女多師友往而叅之必有以啟發子用是率仲及季鞭策于久大則為不虛其美質者也不媿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予之所愛重者也修途犯暑願加護

### 送伯父歸餘杭序

歲在己酉伯父有臨安之役者鄉年甫十二未知別味何若也三十年間耆鄉以試如臨安得見者三焉伯父

亦以事歸台得見者四焉初見時伯父年未老齒髮方  
盛而神完氣澤不以羈旅形于色其後年向老矣而齒  
髮不衰又其後齒髮少衰而獨其神氣炯炯自若也以  
故一見則一喜喜定復悲念吾先君已不在此其同產  
兄弟也行年七十有四矣不得與之同堂合席而使飄  
泊於異鄉吾何顏以上松楸耶然伯父去台之久也客  
于彼之安也謂吾手足締習貫如鄉里也吾身館焉  
吾子贅焉吾孫育焉吾魂夢寔依焉是故每一來歸往  
徃不數旬而返有留止者伯父距弗聽也嗚呼其別日

多而會日少如此人生非金石可不重為浩歎哉今者  
卿試吏青田距臨安千里而遙伯父爾足至曰吾來良  
苦吾內之苑十二年矣吾營營衣食而已葬未有銘而  
且無其資吾將再告于世之有力而好義者汝其籌之  
者卿曰噫此小子責也敢以累伯父因念伯父平生奇  
邁其稍滿足時棄千金猶蔽屣遇窮且困一介不屑也  
臨安天子行都貴人林立伯父未嘗託足而曰使吾曳  
長裾而生不若服短褐而死其介如此今乃迫于其內  
之葬而役役遠游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邪者卿

既為之銘而力薄不足以助書而聲之當路又念磊砢之士無世無之伯父此行當必有如范郭故事者追送之餘恨身囚朱墨不得隨蠲首以邁倘僥倖滿秩尚思仰奉華顛歸老怡疇峰之下也嘉定丁丑重五前一日姪者卿序

贈畫墨竹葉漢卿序

此君自王子猷即可瞻炙百世長子孫於岩穴者月累歲積人既飫其真則又欲圖其假以自近漢卿其傑也漢卿衣鶉衣盃酒外懶不收束疑與竹反而旦旦摹畫

之抑其中偶有合邪俾之試所習初不經意已而竒態橫發瞥眼百尺風披雨洒如枕瀟湘信其可以傳無疑也余嘗論世間繪事宜得天然竒趣若葉葉而較節節而數殆類刻楮愈肖愈非知是說者可以慨然矣世見蕭協律文與可殘根墜籜則起恨不同時之嘆至吾漢卿醉墨淋漓縱橫滿屋或不知寶愛之可怪也哉

贈劉神童序

童子科所以羅天才之早慧者謂宜朝雋異而夕富貴也劉君得此二十有三年猶在短褐雖舌本九經聲出

金石不足以易一飽况富貴邪吁此命也然人視劉君可以謂之命劉君自視則不可謂之命歸故里訪舊編浚之使益深鞭之使益遠毋使人誇其早慧而不見其晚成此之謂自立君勉哉若以為歸之具未治當必有動心者

### 送徐山序

徐君山來自永嘉示予諸公詩詩言其說五星甚美問之則余黃岩人也不遇之同里而遇之異鄉余亦陋矣君徵余詩會予冗謾筆此紙未知重會在何處貴者之難逢未若賢者之不易值也觸熱萬里眼光挾電或有賢而責者其告我也哉

### 送朱生序

曩歲評吾鄉術士其精者曰朱君朱君起書生往來皆里社之俊故其名奕奕在人上不以其貌廢也嘗過余道禍福極款洽余亦喜為賦詩自是十年不相聞去歲竊末科他術士紛來賀又弗覲君面意其頡頏不屈否則諱其功而厚自匿也然聞其貧甚自放于相如滌器之側心甚憐之抑豈徒能言人之命而獨遺其身邪春



兩相過理舊話若一夢其憔悴樸訥猶故且曰有子矣  
視君之子之命果有立則君之命未為不遇也因書此  
語俾刻諸家塾

重贈陳良夫序

余曩為陳君作序序百餘言言其術之驗於余者爾其  
驗於人者未之悉也試吏青田君扁舟往還尤熟叩其  
術精于前者更十倍水心先生復次對盧子高葉季重  
預薦陳漫翁得近祿應魏二太守拜罷何元樞薨杜晦  
之死余弟良喪耦皆明指日月不差他若此甚眾書其

顯顯以告知者嗚呼術士東西南北取人厭多矣余於  
君不惟不厭且日益敬愛之離則愁合則喜以余之寡  
合與君之不苟合而其合如許此未易與俗人言也庚  
辰二月上泮再書於篋窓

贈周生序

周生自言有母耄甚倚其術以活營營四方菽水外無  
他顧也術士滿天下罕有知此論者昔嚴君平卜筮成  
都與人子言依于孝周生豈徒言而已其允蹈之者歟  
陳耆卿序

贈三衢葉生序

日者以金木水火土牽率附會訂人之吉凶死生其中者十無二三<sup>世</sup>率惑之告以富且貴則喜貧且賤則悲由是日者揣顏色進軟熟語姑以攫利而止世雖知其難信復不能不信問者常駢肩也夫富貴貧賤固各有命然君子罕言焉今夫仁義禮智得非天所以命人者耶修其身仁義禮智無歉焉貧且賤不恥也不脩其身仁義禮智缺焉富且貴濫也人不遠恥而師濫以故聞命之不善則變乎色其身之不善則安焉吾固知其惑也

今天下耻不富貴者何限葉君苟徒以富貴悅之是誑也繼自今稍放于仁義禮智則幾矣君其行

隘軒先生文集序

於時隘軒年八十一而著五經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畀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予郡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飲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榻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得論讀之綿深婉澁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詩書

尤迥透佚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昇一大田今一先生我祖于此詎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敘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况大畧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于彼者聖人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昇詎著則詎昇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以慶表石卿敬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

朔笈窓陳耆卿序

赤城志序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閔亡以紹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厯其力于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季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營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脩也束其稿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脩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

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論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志獨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于今不可成于昔也或曰有時耳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牒莫滌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之所急也今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綴千歲之缺增十年之未脩洗數百守之因繫成四人之屢嗟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為然天下事皆然

質窓集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憲集卷四

記

思愛庵記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菴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內鉅寇事具守台錄及朱文公語錄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難寇未至先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忍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忍急

宋陳耆卿撰

不遁繼以死夫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游以織以畊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臥歌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武陽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昫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圯昫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田之人供修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于余余惟侯天與血誠視戡難解險如飲食功

成而遜賞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何足道哉台人念忠昫知孝故眷眷于廟與庵而廟與庵得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責也而乃以累昫昫疏水僅給又齧之於匠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地當脩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之勞庵與廟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後世世主侯祠不絕即所謂感懷侯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簋橫陳簫鼓撼木末祭罷昨飲庵中而常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顏色大夫士將雲闕霧塞醜酒張樂以

咏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累吟  
其殆庶幾乎嘉定十三年七月日記

寄庵記

金華邵大猷有高世趣取晉人語榜其居曰寄庵求記  
於余至六七不厭問之則老且至世年益薄吾將虛舟  
吾心逆旅吾身遽廬吾家以盡吾年而忘吾憂此寄庵  
之所以命也余應之曰今之人蠅營蟻鬪認物為己擊  
搏伊嘍之死弗休聞子之言得無瘳乎雖然未足以盡  
其槩也晉人之語多曠蕩而少根然其言曰如寄未嘗

以為真寄也泛觀兩間其榮華赫耀者能幾人耶其初  
謂若泰山也轉盼之間為抹電為逝川為空虛為塵埃  
向所倚藉者剝落銷鏹不留一髮寄之說非虛也雖然  
若此者其形也形不可恃所恃者其理也理無窮形有  
盡是故以為真寄則雖千歲猶旦暮也雖天地亦寄也  
以為非寄則一室之細有君臣有父子有仁義禮樂毫  
釐差千里謬也是以君子矻矻若思孜孜若持目未瞑  
心已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以理不以形也有  
笑于側者曰異哉子之言晉人不知嘉定甲戌仲冬朔



天台陳耆卿記

青田縣尉題名記

青田縣官舍令依山丞蔽其前主簿翼其右皆近市惟尉臨溪許山空水壑款乃之歌與櫓聲交于枕上或值風雨晦明之變星斗出沒烟靄吞吐態度萬千過者羨其清而居者不覺也然月廩為緡三十隸卒五十有二大半消散存者無所得食則旁緣符檄走鄉井以閹以攫明冒禁經不恤為尉者噤莫之問但兀坐空舍舍又低隘摧蝕凜凜欲壓坐未定聞梁楹剝剝聲余記昔為

寮其間每謁入則庭無椅子斷椽敗柱間供薪爨蓋無論官舍雖齊民之居不若焉夫以其地如彼之清而其居卑辱如此地之辱其人邪人之辱其地邪錢塘朱起祖始至議改築余疑其誕不兩月競傳尉舍就勝吾廬矣蓋不糜公財不藉民力劃然天開煥然霞湧人既洞心駭目而晶采注射可使山青水綠之並助其勝若風雨晦明之變橫奮捷起益清絕可愛也余以誕疑君君非誕余寔不靈余以是知論事論人不可拘繩墨夫總一尉舍耳均是人耳或不能有其有或無而能有其有

不同如此而或者欲比而同之是使賢愚齊遁而苦窳  
併休乃罪其俗曰難治難治猶是混薰猶于一室而反  
咎其不芳豈理也哉君既新其居復掇前人次第礮之  
石求題名記夫列姓氏標歲月平視善惡陰存勸懲此  
其意固非淺淺要之一石之鐫視官舍之築難易蓋不  
類余故用序載變體後其易先其難嘉定十三年九月  
日從事郎新慶元府府學教授陳耆卿記

處州平政橋記

刻木為舟防水險也架木為橋防舟險也人有千歲之

思人無百年之壽風雨之波濤之橋雖人力或不能以  
人力無助也雖然果盡人力則其成也堅好其敗也遲  
是又在人力不在橋矣處州橋始端拱凡幾興壞事班  
班見于石大理丞應公元袞易鎮之明年乃議修橋橋  
完未匝月水怒橋基凜凜越三日水再怒橋壞乃議重  
建橋起仲夏訖孟秋公無一息不在橋也昔之為是役  
者參互新舊華多于質崇目前之喜弛意外之憂公獨  
撒故材授成規下令曰吾官滿去橋宜終修衆聞奔走  
僦工閔壯加倍偃若龍卧蟠若虹飲郭内外人憧憧往

來又若縱步席上散影澗中巒麓迎前而魚鰕出沒其左右一一皆奇觀也豈僅利涉也哉民倍逸公倍勞矣力倍勞財倍費矣衆曰今天子以儉為寶侯國景隨公之治不輕以鉤鉞自怡悅也而獨重費于橋儉于已不儉于民也又曰郡廳叛于天禧屋老岌欲仆坐于上而麾指吏民宜不徐徐也乃橋成然後及廳事謂之何哉急于民不急于已也夫視民之無橋以渡甚于已之無宮室以處若是者可觀政矣觀之未既也公之政以愷悌為堂屋以安靜為輿梁千里之內皆夏屋通衢也此

豈待土木哉待土木者橋與廳二事耳人之所知也其所不知當求諸此記之外嘉定十一年二月既望迪功即處州府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記

習齋記

愈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慕曾子則可遽欲為曾子之唯則不可請更曰習習亦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淺之然未有不由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于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蹶

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為子遐想而  
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說也學之理  
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  
有志于斯則當吞吐乎理義之淵畊鋤乎忠信之圃得  
于耳習于心得于心習于事得于旦暮習于歲月不獨  
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  
習雖對戚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  
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暇問難人  
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運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

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魯論始得  
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其名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  
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  
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莫大于天命天命  
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  
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閤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  
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

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于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歲修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旋乎其側，則語

默動作咸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奐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于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而欲從事於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為鄉人少初勉之。

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

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柏而壽不花卉而榮蓋惟已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偽假強索者朽偽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非能求之為難乃得其所以求之為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于忿然憤然者求之于外而非內也求之于外而非內則必至于容搏主子賊母終日求其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

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為根立義以為的羹墻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踰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光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也則所謂浩然者于是乎在夫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諛譽可以諛毀蓋物之戈戟相向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求記於予予役役酌世未知操存也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于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為

浩也孰禦

植松記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于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于松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余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辛未春得二本於圃人植諸堂下余謹記且頌曰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

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于此松

拙養齋記

寧川土厚俗龐士大夫淬禮義而厲名節其民貧者力穡富者勤嗇而不爭予家郡城相望不通屨每見吾鄉邢子崇道其賢主人胡君不離口其言曰是所謂勤嗇不爭者也家故資雄守其身若處女婚嫁畢闢其廬之東曰拙養以終此生焉拙養者胡君所以自名而胡君非拙者也胡君少業儒出入文史亦欲以一二行世既

不售謀休形息影之所而曰吾惟恐不拙也願子記之  
余曰子不見夫天地之動物乎凡所謂巧者要多拙者  
也當其盛也所謂奮爪距以角者幾于震撼陰陽衝突  
日月已而童子操一戈得唾洩而笑戀之反不若友澤  
之奄奄囚山之康鹿悠然得此生也余聞拙養之事問  
所養云何齋之前後其所有云何則曰松以養吾心竹  
以養吾節花以養吾性情山水以養吾仁知夫是五物  
者人知其為五物而已或能有之而未能有其有也君  
顧歛之于躬不以為遊觀而以為踐脩之則雖舉天下

之巧者為君謀無以易此又果拙耶吾聞君所居鄉士  
未有顯者君能鞭其子孜孜問學擇師而教之欲以是  
起其家洗其鄉之羞果若是君愈非拙者子崇之教其  
子不徒文藝當使德成行尊規摹前哲俾其鄉沐浴于  
善是謂知本科第利祿抑末也入其塾請書濂溪拙賦  
以代提耳毋多談嘉定乙亥良月既望臨海陳耆卿記

暗室記

陳子之居卑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  
子愛之迺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



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駢蔽不足以照日因遂榜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明子獨為暗之託耶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予與子之見不同如子之見暗可忽也如吾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于里巷不睹不聞之非慝未白于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思小人居暗而肆余之為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思也果學

懼則無惡于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愈脩以是閉戶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為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於壁以為之記  
表

瑞慶節賀表

良月就盈四海紀虹流之瑞後天難老千官歌虎拜之

篇雷動歡聲春回和氣恭惟皇帝陛下體周抑畏躬禹  
勤儉無思無為化自隆於吹萬如天如地德早貫于函  
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厯窮年而莫盡臣馳神禱  
北占象弧南奉萬歲之玉卮遙想鷓行之隔上千秋之  
金鑑庸伸罄抃之恭

代謝賜歷日表

課自清臺見太史候占之密命于下國識聖王撫御之  
公捧讀方新遵循惟舊竊以自古在昔治歷明時略于  
農稷之官詳于羲和之職蓋推驗微有不審則勸相無

適而宜於赫我王亶明此道恭惟皇帝陛下化隆吹萬  
德妙函三天而奉天內既嚴於心法底日不失日外  
尤飭于官常爰及成書以惠率土臣承流無狀拜賜知  
榮視七十二候之分敢曰虛文而止盡三百六旬之內  
願為寔德之宣

代慰太皇太后上仙表

母德載坤方衍重闡之慶仙游賓漢盡傳當宁之悲遠  
在露濡咸知雨泣恭惟大行尊號殿下補天儷美應地  
凝祥元功馬鄧之先淑德華塗之上力扶乾健詒厥孫

謀妙迪離明繩其祖武方夢月介崇高之祉乃乘雲追汗漫之游皇帝陛下德與天齊道同日致歸尊長樂舉頭合過于千齡稱慶未央轉矚僅開于八秩永言摧割冒究形容臣阻喧大廷猥糜小壘愛敬而加百姓深知孝治之隆兢業而有萬幾願摶哀情之過

疏

奏請罪健訟

按歷代名臣奏議此下三疏皆寧宗時耆鄉為青田主簿奏

臣聞民俗之不美非一端也而健訟之禍為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於州縣

州縣不能平之則于臺于省蓋其勢之不獲已誰得而忿疾之哉然觀今日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為恥頑民以訟為喜夫以訟為恥藉有不得其平非至慘烈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至于訟有未幾而中輟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強籠弱以富撼貧既侵奪之懼其直於官也則先粉澤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下之不直者多為詞主而直者起應之爾夫其樂競好爭如嗜飲食而又能高貲以啗胥吏強詞以瞽官曹未及書判則已欲預持其短長而曰不勝不止

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產不靳稍不如意則鑿空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黑白而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喜訟者日熾矣喜訟者日熾則天下之不得其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刑者有法不干已者有法而不以實者亦有法今未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偷臣愚乞降睿旨申諭省部臺郡凡民訟大小其已經部斷得實而輒枝蔓誣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俾倖免彼知喜訟之為無益也則相率而歸于無訟惡草去則良苗殖此自然

之理臣不勝惓惓

奏請急水利疏

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血脈一日壅塞必有受其病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疚心焉或曰去歲汎濫之災繩連郡國敗屋殺稼所在相望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雖然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濫而不為旱暵備殆因噎廢食爾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丁壯蝟集至有爭涓滴以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本郡蓋其一也岩谷峽峻

渠塘鮮少故灌溉之事不可一日廢夫水疏之則流堙之則竭其疏之也則有源其堙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所爭者涓滴耳毆死者止一身耳強宗右族疆畝盈野每每奄豬澤以自豐而不顧他人之瘠其所殺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坼立見富者之苗自若而貧者委地矣上之人乃始皇皇于祈禱迨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卹亦已晚矣故今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為不急之務夫既以為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塞者愈塞而未塞者亦塞矣近日之方浚者不浚而未浚

者無時可浚矣為計不蚤欲罪歲得乎臣愚欲乞播告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沒不治或為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溉者亦必廣為濬鑿以蘓焦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為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奏請正簿書疏

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取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

賦役有重輕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田賦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歲巨浸之後片紙散逸而縱橫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之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升降出沒既莫得詳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奸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

一戶而化為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為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為名籍以避敷斂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而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然細民吐氣豪族大姓則忿然不懌矣官本制民而今制于民觸類而長之又豈獨一青田也哉三歲一催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權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置典憲而每歲攢造必選一

邑佐之清強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覈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一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劄子

代上請乞輸錢劄子

臣竊惟今日科斂之法大槩極矣而極之中又有輕重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于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者

曰泉臣因巡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迫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蓋為本州衣繭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三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萬足為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于朝然止及三州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絕戶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

衆矣又其後士凡薦于天府而籍于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夫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戶士戶合科之賦而併于貧弱之家資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科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錢有帶鈔發納錢有網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奔迸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之輸而此代受其害得無憂乎開禧初年有旨嚴趣郡縣元擬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為今之計非得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

認納而本州衣繻自行措置弊無由草縱未能然亦當為七邑下戶痛絕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資不滿百而科及額外而科者必罰無赦斷在必行毋掛塔壁則遠民可以息肩矣臣不勝惓惓

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天下非大弊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急教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



治且不保况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  
王踐阼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曩時權奸內蝕  
据我乾斷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訐撓我坤維今無之曩  
時寇盜起于南艾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狄亂于北拏  
結不解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  
乎昔之于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  
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一盡而  
有崛起者之為吾隣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  
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

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為脩禦策也自治一語今為書  
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于理者要其大  
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  
絡脉絡壅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  
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  
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為能受盡言  
言之是可為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賀賀者非賀其  
言之已甚何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  
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于能容或謂

陛下不酌可否概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  
群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  
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於二三大臣權衡於上  
誕開公道痛絕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  
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  
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  
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  
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葉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為  
無是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

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讜直獎用忠  
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  
上之聽朕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連元氣既固夷狄蓋客  
邪耳惟陛下亟圖之

代上請研覈郡縣兵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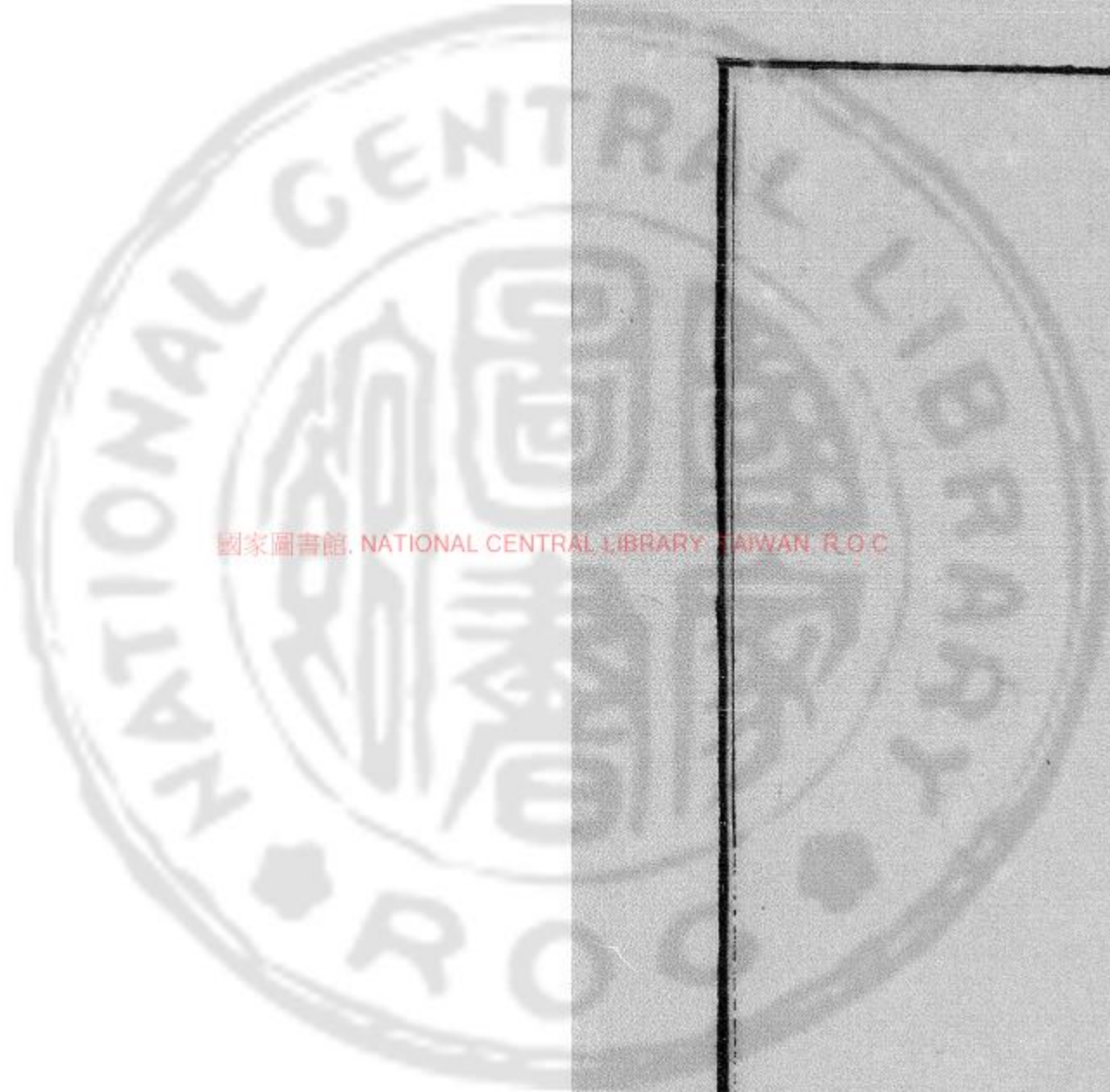
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  
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寔急者也厥今郡縣之兵其  
數不為少矣養之之費不為不殷矣若是者欲其衛民  
以固吾圉也雖然豈惟是哉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

以固吾圉者而施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  
臣昨以庸駕按兵浙東足迹回環粗訪底裏大率以養  
兵為困不以練兵為急者老合汰也今思其次而先驚  
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邪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  
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邪補之不度  
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夫所  
謂路鈴之按閱者歲二及境而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  
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  
之以久否則虛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

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  
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  
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  
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  
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  
我將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為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  
邪夫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  
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每于補刺之  
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

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  
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  
別歲上其名于察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  
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  
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質憲集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憲集卷五

書

宋陳耆卿撰

上水心先生書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  
再拜獻于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者卿聞道之在人  
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  
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  
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



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于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sub>仁</sub>昉于易之元其所謂誠昉于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于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于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斥管晏昉于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子以為穀者也經麩藥也四書釀之以為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麩藥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士佺佺然其

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戶牖拾先生之啖唾以為八珍大饗也耆卿起山林中不敢自絕于斯道竊窺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嘘吸太極轆轤三光駕風鞭霆幹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日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者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 答王君夢松書

七月二十四日天台陳者卿頓首復書祕省王君足下曩辱意顧猝猝不及款繼奉手墨示以經史訓說二篇

勤甚厚甚觀足下之用心大槩欲刊落葩蔓而從事於本根之學又懼其力不勝從有志者問津焉而耆鄉非其人也讀甫半病竭在告故未得一攷繹以附見其愚方憮然愧而來書復在門矣何足下訪我之惓惓而耆鄉報之獨徐徐耶然此非本心也義理之學至矣或者求之愈高故去之愈遠要之主宰在心而其用散於天地人物日用常行之間逐于外而不反諸心者非也以為心最微妙而一切障塞其外者尤非也止吾所止物各付物終日酬酢而未嘗酬酢者焉夫是之謂善用

心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足下之學蓋欲進此所謂通天地制事物而不遺之語亦誠有察于是而曰初見其可守久乃泊無一物則毋乃察之雖明而疑之復甚歟夫心固無一物也而萬物之所宗焉物有一理理具一心古之人謂之心君謂之心官蓋必有所總攝于此而非泊然蕩然之謂也人必有是心也豈曰任其自為出入而無所用吾力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即守也若曰無物可守則操存之功何所措特所謂守



者非曰守物守此心爾堯舜禹之執中是也來書又曰不用力則紛憂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加加益味此四語益見足下切問近思之意然亦未察于勿忘勿助長之論而已所論用力者豈是欲加益乎此理我欲加益則是欲助長也助長之患勝於忘太用力之弊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披閱旬日姑据所問以對更幸詳之不宣者鄉頓首

上樓內翰書

日月具位者卿再拜獻書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竊以

文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放之則橫八極斥四海充塞乎宇宙之外嗇之則入秋毫卷一幄揜闕乎塵埃之內抗之則翻沈瀆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襍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猱飈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

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惜惜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巨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何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為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

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壯班固之典韓愈之闕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其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反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咏演繹早夜不憊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為然而人則不謂

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于人者是歟以怪者為是則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為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想夫千載之非不想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况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于今乎其求合于古乎其佩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去秋忽有以駉駉之文呈于堂下者執事寔愛賞之以為近于

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人之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於門盖欲畧敘此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于無窮顧不韙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遠過蟠才不及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不宣某再拜

上蔡侍郎書

正月吉日天台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詔使寶  
學直院侍郎閣下者卿聞天之生物一也而有美惡焉  
有貴賤焉美而貴者生之甚難而去之則甚易也惡而  
賤者生之甚易而去之則甚難也故人之愛惜奇花如  
護寶玉而常有風雨霜露之憂至於野草之生根則隨  
剗隨植今日凋瘁而明日翹秀矣此君子小人之喻而  
有國者之所兢兢也夫天之生君子必間氣磅礴而後  
一見焉其難非止如奇花也而為君子者守道不阿去  
之又甚易也人之愛護之非止如寶玉也人之忌嫉排

擯之又甚于風雨霜露之慘也夫以間氣之珍負守道  
之節生之甚難去之復易以愛者之勤而又不足以勝  
忌嫉排擯者之酷君子之自立于世其難矣哉人以為  
難也而君子處之固易也其心以為天之所以予我者  
貴矣而其所以自貴者在我抗而上之我自若也抑而  
下之我亦自若也故其窮達禍福不足以為一身之休  
戚而常足以為一世之輕重聞其進于朝則躍然而喜  
聞其退于野則愴然而悲聞其有所施設而獲遂也則  
以為天下賀聞其有所扞格而不得騁也則以為生民

之寡祐而治世之難於接踵也夫為君子者豈以聲音  
笑貌賈人之悅已而得此哉光芒之注射風聲之披拂  
鼓一世而樂趣之雖萬里之遐千歲之久而人之所以  
歆艷慕用之者不膠漆而固也者卿兒童時即知閣下  
以光明瑰瑋之文雷霆六合其咳唾珠璧朝落京師而  
暮傳嶺海以視漢賈洛陽未知其孰後孰先也已而閣  
下位日尊名日高而人知歆艷慕用者望而難即蓋所  
以屹然砥柱於一世者德業行義動皆範模而耆卿向  
日之所聞者特其文爾夫古之文非綴輯締續之謂也

必有根株醞釀豐碩而後葩藻蔚然隨之使徒以糟粕  
眩世而索之則窮摧之則敗此流俗之文而非閣下所  
貴也閣下正而非固和不流其未更化也未嘗見其  
少貶於宵人之黨也其既更化也未嘗見其苟同于  
君子之徒也集而從索退而帥聞又退而祠庭卷舒闔  
闢如機之旋而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雖使小人之巧  
于忌嫉排擯者欲摘其白璧之瑕以肆其毒而卒無間  
可入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頌也夫其  
在從索也人曰不久可以大用而澤四海也其在帥聞

也人曰不四海而一道澤未徧也其在祠庭也人曰一道已屈矣而又蟠屈于家吾未知君相意也雖然天而未欲行道則已果欲行道也其召之未晚也今果召矣則又曰天果欲行道矣向之所謂大用而澤四海者今有其日矣某利某害某可某否閣下之方寸當自有權衡焉此者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請也者卿少之時但知有舉子業既不利則棄之而學為古文鍛鍊雋磨不底于詰屈聱牙則不止已而自厭則又棄之惟欲浸灌乎仁義之淵蓄會于忠信之田窮經汲古以終

天年而世俗之所謂得喪榮辱者曾不芥蒂懷抱矣晚竊末第邂逅入覲始得俯伏道左以吐所懷行或使之此豈可謂其非天哉平生著述頗多筆札未盡具詩文一編姑以藉手閣下倘有意教之當嗣此以進也不宣者卿再拜

代通王舍人書

日月里人姓某謹再拜致書侍講左史舍人明公某竊惟天下之人情每驚於遠而玩於近非近之可玩也食於魚稻之鄉者賤螺蛤輕魴鯉而至於淮白吳鱸巴蜀

之蹲鷓獨垂涎焉其於山水也亦然聞巫山十二峰之  
竒往往欲乘風騫舉至於家在天台雁蕩之側雲靄交  
於耳目乃不能一託足聞洞庭彭蠡之雄險可怪慨然  
起乘桴之興至于身濱大海蛟龍之波與戶礎相接乃  
不能槌鼓扣舷以覓一快其於人也亦然見交廣一隅  
巴蜀萬里有秀士文人嶄然露頭角往往願見不可得  
至于名公偉卿近在邑里桑梓連陰松楸接幹則每每  
汨沒自障不得略窺光采以自濯焉玩近之弊一至是  
邪伏惟明公碩大高明鯁亮淵特名揚于帷幄而聲震

于軒墀東西南北之人耳聞公明結裾斂衽效荊州之  
識而希季布之諾者滿眼皆是而某以桑梓松楸之舊  
獨不得一見天下可恥之事孰有甚于此者昔者竊聞  
之至賤託于至貴王承福之巧託於韓退之而顯郭橐  
駝之種樹託於柳子厚而顯圻也種樹也藝之無足道  
者也而猶若是况大者乎某少而讀書長而砥行績文  
擷徃哲之餘芳漱前聞之未潤有年數矣雖不能妄自  
菲薄貽斯文羞然度未遇名公偉卿為之印可是猶衣  
不温而食不飽也輒以近作二十篇藉手自白執事試

取讀之示可否焉不宣

代上樓叅政書

月日具位姚某再拜獻書宮賓大叅相公閣下某聞天地之間氣蟠結為山岳流暢為江海而其扶輿磅礴之極則鍾為名世之君子然山嶽河海可以常有而名世之君子常落落然故人之視山嶽河海者雖高且廣不甚以為異至于一君子作於世則雖里巷之兒童營壘之卒伍亦皆咨嗟嘆息喜愕慶幸以一望顏色為終身榮賢于此者可知也蘇子由生于西蜀懷竒挾邁使其

高臥岷山之雲而嘔吸峨眉之風月豈不足以忘世而乃頰肩滿足萬里而來京師其所自述曰則于山見終南嵩華於水見黃河于人見歐陽公而已士之樂得夫君子也如此哉其後歐陽公一寘齒牙而子由之名遂聞天下人見其如此而不知有以為之先也蓋自老泉先生以六經論謁公公即掀髯愛賞以為荀卿子之文具以其書薦之朝幾以為古人復出當是時老蘇既顯矣二子繼之遂皆蒙國士之遇非此父固不生此子非此子固不肖此父而非歐陽公之特達則委棄泥淖人



亦莫知其為蘇氏父子也若某者誠不敢望子由而閣下非歐陽公之徒歟閣下之道德天下共知之其文章天下亦共知之其為歐陽蓋庶幾焉而某也獨無以自達于庭豈惟閣下棄之將舉世棄之矣雖然有一於此昔者先人官于鄞川鄞川閣下之鄉里也三年之間餐和茹教投分最昵其後得侍同朝所以眄遇者蓋深視歐陽公之知老蘓無以異也以老蘇視先人則所以知某者當視子由然昔之子由能遇歐陽公于老蘇之生前而某之今日未能遇閣下於先人之死後此其故何

也意者某之自畫而不進也夫子由之入京有萬里之遙若雪之距行都一葦可至而某也不之至其自畫昭矣然尚有可諉者蓋聞古之君子脩其身而後可以求聞于人閣下方以道德文章為時匠石而某抱其無用之識以求進於閣下無益祇取辱耳自時厥後矻矻惛惛非聖人之書不讀冷官三載日與學者磨礱乎理道鞭策於教化浚之日深築之日高庶不等塗之人雖倥侗如昔疏魯如昔亦不可讀惜無所見者蓋前日之不進正所以為今日可進之階也失此不前真自畫矣

昔某之高大父蓋與老蘇同為歐陽公所知嘉祐定禮寔付之二人之手往者閣下之在中都嘗親跋其堂牒矣百世寶之固將與尺璧同價也然蘇得子名益章姚之後未有甚顯者故歐陽公之所以施於蘇者頗厚而所以施於姚者幾于不繼繼之者在閣下其進教之則屣屣之愚可以悉吐于階祀而不自暴于草莽鴻毛之名一日達乎四境人將以為蘇之父子發早而不長姚之祖孫發遲而寶大蓋蘇之所遇一歐陽公而止姚氏得兩歐陽公焉若之何弗祭此亦閣下所以親跋堂牒

之意望終息之不宣某再拜

代吳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

四月日具位吳某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觀使待制侍郎閣下某竊惟天地之大以其能榮枯萬物而生生無盡也然枯其榮者易榮其枯者難繁霜之晨積雪之夕凡物莫不隕柯禿葉摧香奪艷凜凜然不能自必其命及夫春陽一煦鼓之舞之則煥然日新劃然霞湧凡枯者未有不榮者也故能榮物于既枯者天地之神機也人者物之靈也物枯能榮而人死則終于死也人固不及

物邪雖然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今夫爵命之穹窿足以尊其生而不足以尊其死車服之烜麗足以華其生而不足以華其死凡百可喜可玩之具足以樂其生而皆不足以樂其死也惟有功伐德美得附麗於良史之筆則不爵命而尊不車服而華不可喜可玩而足樂死猶生也夫物之枯而復榮者特可榮之于一時而人之死而猶生者可生之于萬世物固不及人矣雖然史法至近世界矣非大官大職及天子之所旌別而顯異者不得預故雖有功伐德美徃徃蟬蛻于摧簷敗壁之下

蟻腐于荒林幽墟之間其遺落可勝道哉故天下之人進而不得附於聖世之史則進而求託於宗工鉅伯之文蓋附于史則為傳而託於文則為銘使人雖死而猶生是或一道也仰惟閣下以五百年間生之才而抱千古不傳之學發為文章真如春陽之氣斡乾轉坤而色宇越宙無徃不在而無物不該故今天下人子之欲顯其親者不以得三公九卿為榮而以不得閣下之一言為耻中州近壤遐陬僻嶠咸曰水心先生銘我則死猶生也雖使韓柳歐蘇疊足于世其述作能如閣下之盛

哉夫人而求之不能人人而予之也予之者近或二三年遠或十年其難如此而求之者日益衆或寢苦方新或登門未久而啣哀請命者踵相接也某之先君子實没于紹興之甲寅二十七年矣某之侍閣下寔擁輿于淳熙之戊戌四十四年矣視前所謂方新而未久者可謂過之而猶躊躇以至今日非忘之而不求蓋欲求之而不敢也其意曰彼求者之多也予之不暇徧也以某之不肖而又詭詭於其間其進之退之恐未可必也歲在壬戌侍坐隅於京口酒畔跪陳蓋嘗微發其端而未

能畢吐其素負此耿耿又二十年今投跡山林距鄭鄉一葦此天與之便而先君子得發揚之秋也故每一東望未嘗不慨然以思而慘然以悲欲躬走數仞之墻且泣且請縻係尺組心馳而足不赴用敢瀝其區區之款以徐公子才所述行事辨香而投誠焉重念某先君子少而孤羈晚而坎壈其志非不慕古人其才非不若今人而天嗇其逢如水滄澤故不得以豐功偉績鏗曼震耀而其粗可表見者僅如疎星掛曉微茫一二而已死而得傳則視世之豐功偉績固無以異也不傳則併與

其所謂一二者零落翳墜之抑可痛矣日月雙馳霜露  
幾感頭白如許衷丹未抽其何以立士民之上而教世  
之為人子者哉難逢者人易失者時閣下許之則某親  
之死猶生矣拒之則某親之死真死矣雖然以某二十  
七年之摧割與四十四年之邂逅抱夙心而遐慕揮老  
淚而近愬閣下其能忘情乎出春陽之膚寸頃刻嗟舞  
之此天地榮其枯之術也某俟命不宣

實憲集卷五

貧憲集卷六

啟

賀石察院啟

宋陳耆卿撰

親奉詔除進膺言職官庠典教已觀時雨之零憲府宣  
威又見清霜之肅得與烜赫賀厦紛紛竊以遇合之難  
古今所共可用不用者既以無其時為恨可言不言者  
又以非其職為辭謹論所以無聞治功終於不立誰為  
砥柱障此頽波恭惟察院矩度清嚴氣質凝粹扶持正

論非堯舜之道不陳攘斥異端豈管晏之功可許允為  
師友漸摩之慙寔出父兄傳授之真醞釀豐餘發舒演  
迤屬聖主勵精之旦正哲人明目之秋爰被褒遷雅當  
排擊惟今日之宿弊比往年而未除公私俱貧上下胥  
慢控邊之地未識畊桑字民之官居多漁獵凡此海內  
之庶務決于臺中之一言豈徒枰彈糾決以掃去客邪  
亦欲優養調和以復還元氣佇觀遠業不愧前脩某猥  
孤生近瞻大雅誨掖有加于顏面感戰莫既于形容潤  
遠仍墻稽違尺牘屬除音之到耳覺喜氣之填膺不事

諛言見此日敬公之至僭陳愚慮恃平時知己之深

代通宣城葉主簿啟

幸均簿領貧家終藉于富隣豈乏交游他人不知我同  
姓宿春已戒晨謁有期恭惟主簿朝議天分自高學力  
尤壯滌襟懷於雪盃可見清涼誦騷雅于風簷足覘芳  
潔盍脩漢廷之蒐選乃尋潘縣之勾稽少抑何嫌高飛  
可待某族寒南阮心尚諸任漫踴躍以效顰真嶽嵌而  
可笑北胡南越莫拘二邑之疆圉伯璫仲篋擬比一家  
之音韻

賀倪兵書啟

渙號宸廷升華武部十年去國聲名標四水之清一日  
還朝步武接九霄之峻吾道未嘗終否公論其可厚誣  
一讀除書四馳慶牘恭惟侍讀判部尚書氣吞河漢望  
壓岱嵩早歲兩科健筆聳聞于天下晚年孤節英猷遠  
震於人間道大者合難才高者忌衆不肯附炙手之熱  
其能為統指之柔籟弄煙霞摩挲泉石俗子固尤其晚  
物賢者則識其憂時間以明目張胆之忠見于流涕痛  
哭之疏此時此意孔武孔嘉屬琴瑟之更新首弓車而

圖舊惟昔之磨光鏟采既無往而不反之流則今之舒  
翹揚英當為來者無窮之畫時雖偃武事豈具文筆端  
巧敵于金湯胸次綽踰於兵甲識鄭公之履姑暫倚於  
論思補山甫之衣行大占於經濟某自憐膚短雅企清  
崇雖神馳于書策琴瑟之前而分隔于洒埽應對之末  
何期幸會見此休明因知嶽瀆之炳靈當使乾坤之吐  
氣字鴉露濕已傳聖主之恩濃語燕徘徊不嘆濯儒之  
命薄

賀董司諫啟



渙寵龍墀升華騎省雖規諫諷諭之職視昔不殊而獻  
納論思之聯于今為近氣伸骨鯁喜動髦英竊以繩愆  
糾謬之官古人所重補闕拾遺之任近世益尊自垂拱  
之標名至雍熙而易號員折左右權分輕重匪資諒直  
之才曷稱便蕃之選得人若此吾國庶幾恭惟侍講司  
諫氣毓青霄業傳繁露遵堯舜文王之正道以覺斯民  
為稷契臯陶之良臣力行所學一言寤思三接疏恩森  
巖白簡之陳風銷群枉剴切青蒲之奏日照孤忠聲名  
占諸老之先簡號一人之最肆膺晉擢允穆師虞言

行而道亦行固可卜諫官之操已正而物自正又欲觀  
大臣之風倚疇庸於七人亟躋榮於四輔拜麻有信汗  
竹以書某辱門下知讀邸中報喜不勝情而折屐屨矣  
賀必欲面而朋簪闕如顧屈屈無盡之懷寓云：不腆  
之贄摩挲松菊雖細吟元亮之詞模寫壺萊尚擬咏周  
人之雅

代賀趙戶侍啟

一扎宸廷二卿計省往時疊組名尚混于執珪此日出  
綸位正聯于鳴玉俾膺渙渥咸賀泰亨竊以弼五服以

至五千職嚴民部亞六官而屬六十權重邦經矧貨泉  
壅塞之秋正君相焦勞之日口王衍則無以活國心宏  
羊則幾于病民有闔有開惟才惟德肆疇咨于朝路果  
無易於我公恭惟判部侍郎百世宗標兩朝人傑撥繁  
剗劇解數千牛而又有餘騰茂蜚英搏九萬里而風在  
下旋由星使日踐月卿有嘉幹理之勛併假論思之寄  
俾之立貳雖堪儀羽于百官視此無雙非可淹翔于九  
列爰頒異渥特畀真除鄭武公為周司徒前葬具在李  
適之號唐賢相舊事可期佇攄久大之模永翊升平之

遇某比領鳳詔嘗和魚書正共喜於得輿乃重欣於賀  
厦荷方佩紫已觀君臣同德之歡粟倚腐紅寧復上下  
交征之患永言舞手莫竟濡毫

賀浙東倉程郎中啓

顯被絲言榮將繡指溯江而左刺史之雨方霑環浙以  
東使者之星丕耀易遠而近有卑與尊此聖君簡記之  
隆亦賢者亨嘉之漸恭惟提舉寺丞郎中英猷照世碩  
略傳家游刃而了八荒擅庖丁解牛之妙揮鞭而驚萬  
衆過王良御馬之工醞釀豐餘薰蒸傑特乃若詞華之

彪炳發於翰墨之淋漓結綬方新蹇裳更早旋以青練  
之直俛為阜蓋之游春滿九華風傳乙陛偉矣報齊之  
政喧然借寇之謠其如攀轅卧轍之思未若攬轡登車  
寵肆斂紫渥亟昇皇華惟俗儒以趨辨為功而明主以  
拊摩為悅雖摘山煮海之富國用所資然焚林竭澤之  
窮民生安賴光華六轡聳動七州必有通融補助之方  
以演輔贊彌縫之手非賢不乂惟乃之休其車馬飢軀  
江湖倒影始是春間之桃李今為霜後之蒹葭幸甚一  
屢獲依大厦託原隰舒長之蔭誰其私布於腹心述閭

閭纖恚之情或者仰裨於髦髮

賀嘉興守喬編修啟

疇庸嚴陸陡鎮輔藩何武去見思遺愛滿淮壘之左叔  
度來何暮先聲喧浙水之西越在受屢倍欣賀屢恭惟  
判府編修校書氣奪東陽之秀學傳左浙之雄富撐腸  
挂腹之書笑空衿佩獻流涕痛哭之策驚寤冕旒共推  
江夏之無雙辱在杜牧之第五深沉冊府燃藜高蹈于  
前聞密勿宥廷執簡共推於妙手久結知於諸老肆憐  
懷於一人收斂經綸逡巡撫字偉鴻鴈安集之政空邊

方窺伺之謀白日桑麻黃雲黍稷念民俗欲均於遠邇而亦酌其重輕易地懋功自天疏渥惟嘉禾之勝園號馮李之名宦地接股肱旁通一水勢同唇齒密扈九重開藩俶際于循良匝境陡新于燕晏儒效已試民庸益章想不俟于突黔已立放于詔紫某同朝臭味並舍交游去國翩然極仰抽身之早移家屬耳自慚問影之遲敢云甕牖之淒涼辱隸鈴齋之赫奕光我桑柘施於松楸雖燕鴻蹤跡尚有差池而虎鼠機緣本無限斷我泉方渴正思涓滴之功君藥已靈願乞刀圭之賜

賀張叅政生朝啟

日逢弧矢年迓松椿有是君有是臣亶謂千齡之盛旦俾爾昌俾爾艾式逢八月之清秋樂事駢闐歡聲環匝恭惟觀使大資大叅相公儲精嵩嶽毓秀茗川碩畫元勛久增光於政府沈幾深識獨軫念於邊庭雖一時議論之摩諧奈百世聲名之益壯雲霾既埽日月方明爰誕告於治朝以寵還於書殿早符夢燕入相袞龍發抒未究之才猷揚厲無前之勳業某比聞袞渥率秬慶緘犯嚴宜掇於深辜歲疾已欽于雅度報章下逮餽禮有

加坐令山房岑寂之區如得洞府珍奇之玩有懷銘刻  
無語發揚屬逢誕月之臨敬致長年之祝捧觴稱壽雖  
不能陪賓客之塵舐鼎得仙猶足以解塵埃之縛

賀青田丁知縣啟

出綸鳳陛結綬芝田地擁羣山正欠河陽之春色天連  
一水已聞卓茂之風聲斂衽何多振衣甚近恭惟知縣  
朝議博衍無競高明有融吐秀名邦燦文物詩書之會  
象賢名閥儼衣冠禮樂之儲才高而宅之以和識遠而  
韜之於晦人方奔走我獨笑談故雖煩劇之屢更未當

扶搖之一息謨猷星幕蓋周家園府之遺管鑰日畿亦  
孔子乘田之謂舉頭雲路掉臂雷封豈矯為高世之蹤  
殆不勝愛民之意地雖斗大事亦絲棼彼神人之怒方  
瘳旱魃之威復甚近甫霽霈猶多煎熬想目連桑梓之  
陰已手辨稻粱之種只虞召驛不待飛鳧某慙且無他  
窮頗自笑汎濫於百家諸子極悔少年續畫於三史六  
經姑俟來哲豈謂漢廷之科級亦闕陶徑之榛蕪責以  
勾稽非其講畫聞慈君之戾止覺短簿之忻然豈惟竭  
筋力以奉教條亦欲披腹心而效忠款鑿厓衡之壁倘

容分一線之光登單父之堂或可飽七弦之韵望塵慙  
患伏紙勤拳

代賀應大諫啟

渙恩宸扆晉長諫曹凜然五院之綱維突黔未久藉甚  
七人之領袖詔墨又新人驚拜之頻天假治平之近竊  
以鉗口結舌之態小人以為智而弗以為欺犯顏逆耳  
之風君子謂之忠而不謂之激故魏徵以諄勤植譽而  
陽城以濡滯見譏矧桑林躬禱之年又衢室大詢之日  
苟提衡挈領之地不畀髮英則隨波逐流之餘疇聞鯁

亮舉世共仰惟公克當恭惟侍講大諫道脩董醇望隆  
汲直溫然接物如春風和氣之可親勇以行仁類烈日  
嚴霜之難犯惟任重道遠之事與謨明弼諧之功往年  
素習于講明今日飽覘于施設自聞鴻漸屢見鳳鳴便  
蕃接晝之榮揮霍橫秋之氣故公論以為司命而善類  
於焉主盟肆疇白簡之庸直進青蒲之直事權逾赫威  
望增崇惟一人之簡注既隆故多士之傾瞻尤切堂堂  
補衮匪徒本教末度之間諤諤引裾夫豈巽入柔行之  
謂某比馳慶牘又覲除書咸云近水之卿即是先春之

處胡能分竹但知地靈人傑之雄更擬面槐及見天比  
神休之盛

賀鄭大諫啟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  
日峻躋入閣之班播頌揚庭歌謠盈路竊以國家之事  
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  
畏世道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竟取容容之福  
以依阿澆忍為圓熟以慷慨激發為迂狂不知名稱之  
謂何乃忍波流而至是誰一舉手惟三折肱恭惟侍讀

大諫學洞索邱量涵海嶽移治外之功以治內粲然經  
國之猷推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尊朝之望橫飛直上  
特立獨行崢嶸五院之聲名密勿九重之意睠惟激濁  
揚清之際與猷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孰先孰後爰輟  
才于排擊俾一意于論思深惟古人謗諒之風不若後  
世煩苛之甚韓愈之譏陽子首時政之肥瘠盧仝之歌  
鄭公獨問民生之蘇息蓋事以大原為急而言以切中  
為奇詎尚支離以滋惶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宵人姑  
以效愚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恍如

歌慶歷之詩喜在胸中溢于言外見明目達聰之日已知天地之重開想犯顏逆耳之風彌覺雲雷之加壯嗣聞宸制別貢慶牋

代賀台守俞寺丞啟

勇釋朝纓甘紆郡綬君子之教五舊聞濟濟多士之依諸侯之寶三行快熙庶民之覩獨慚下乘猥占先驅雖同千里之歡彌積一身之媿恭惟交代判府寺丞日遠佳氣雲表修名筆下宮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胸中斧藻森牙籤三萬軸之儲甫策足以居中忽掉頭而請

外蓋古人進退之審豈為身謀而賢者去就之明誠闕國俗優詔四達謹謠一新懸知仁聞之大行且使德音之普暢笙歌隴畝鼓舞舞江山要看六合之經綸視此一州之撫字某老枝已罄歸心欲飛惟餘秕政之存以俟棠陰之覆觀在昔交承之契至于遺厥子孫逮末世澆薄以還不啻視如途路孰恢此誼允藉我公續前召後杜之歌寧免秕糠之誚誦左禹右皋之事尚圖藥石之求

通兩浙漕章郎中啟



瞻兩道光華之盛爭欲駿奔顧一階塵土之微等容蟻  
附最幸枯零之下走偶逢杰特之良工未慣驅馳已酣  
鼓舞恭惟都運寶謨即中浩氣充塞神機昭回寶鑑懸  
空妍醜何逃于絲髮黃鐘在簾疾徐不應于宮商自甲  
辰題塔之初迄嘉定改絃之後歸然伯仲藉甚聲名合  
接武而登廟堂乃掉頭而去江海辰猶入告天意為開  
方虛獻納之班又屈詔諏之寄永惟京畿之飛輓獨高  
海宇之轉輸足食然後足兵信當世唇齒之論富民乃  
能富國蓋古人心腹之謀因知前舳而後艦不礙左餐

而右粥惟威名震遠則豺狼之群立空惟精誠照微則  
雀鼠之訟幾息疇今十使能此幾人便當沛傳岩之雨  
以沐浴江山詎止張益部之心而熒煌原隰伏念某古  
心凋休世法迂踈入眼光陰半是艱虞之日月隨身簡  
軸粗知土苴之乾坤餐笋蕨以長肥甘松篁之偕老未  
能免俗浪曰為貧深知塵埃篝楚之勞亦助禮樂詩書  
之化斯道何道本元盡出於裊身能心其心功利亦足  
以及物獨念道塗之躑躅預憂末路之蚿蟥幸有澄清  
為之覆冒得蕭何而任轉漕豈止為子房韓信之儔遇

劉晏之領度支或可脩裴腆李衡之數僭狂發論跼躅  
矢懷

通處州林判官啟

尋枳棘之栖自嘆書生之分薄睇芙蓉之幕極知賓采  
之望尊挈此塵埃而麗之風日已溢我心之喜未有斯  
道之窮恭惟僉判中大南國名賢東嘉甲族植搯孤整  
浚無辱以無榮受才閔通歛有張而有弛一官游戲萬  
口歡欣勾稽嘗見於腐紅步武今淹于泛綠郭子儀之  
羅絡雖六十人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已振飄飄之

氣居多贊贊之思拄笏棲遲想笑昔人之誕放着鞭騰  
蹕宜乘今日之清明某慙不偶時窮惟好古效子虛上  
林之賦少已自嗤歌生民清廟之詩老其誰對到頭一  
第滿日百罹豈諳下走之簿書幸託元察之比覆勿云  
異縣難塵君子之齒牙或遇同堂願假小人之羽翼寸  
丹欲露尺素難周

代回南劍守謝薦啟

八郡星羅獨仰分魚之最一章露奏敢論薦鷄之功咨  
誦蓋出于公言披拂過形于私謝珠躔奪目圭復汗顏

恭惟判府寺簿提特吏師環閱人傑長才剴劇發矧肯  
槩之間精識造微作炳湫縣之際勇辭朝紱自詭郡符  
以拊循民瘼為本心視通行貨源為餘事水騰雙劍已  
誼借寇之謠雲望九閣共徯徵黃之渥某職叨使遠心  
切貪賢循良幸際于一夔曠戾足寬于四牡枝言贅矣  
襟誼凜然指有若以為師竊駭成蠅之誤俟漢家之選  
後行修賀燕之恭

代賀婺守林侍郎啟

誕膺播告洵屈蕃宣輟申伯於南邦方抱去思之恨借

袁宏於東郡更騰來暮之謠吾道固無欣戚上意則有  
重輕一敷綸綍交慶簪紳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識羅八  
荒智括萬寓撥煩剴劇飛雷雹於掌中摘遠鈞深宿乾  
坤於胸次入儀左戶出餉長淮荀氏居軻雄之間論明  
富國劉晏為管籥之亞功在幹旋盍趣召於論思乃分  
勞於屏翰瞻言二浙近說雙溪美莪鮑令之岩寒冽休  
文之井久焉湮鬱今也發揮惟聖明曲軫于閭閻雖僻  
遠亦闕于堂陛剝膚推髓下已極于啼號出羽鑽皮上  
正勞于欽恤還之醇郁屬我老成佇看慈樂祥易之規

以試光明久大之業民今幸會國亦庶幾某局促儒酸  
紛拏吏壻頃浪陪于朝蹟旋竊詭于民庸惟昔采芹似  
信耳聞之易于今剖竹不知躬蹈之難周章自憐躑躅  
誰愬幸早親于玉峙今密邇于寶敬布腹心擬同唇齒  
仁聲載鼓未應殊楚越之觀舊盟未寒尚許法龔黃之  
政鄰

代回臨海元縣丞啟

坐堂而見諸生甚慙非據佐邑而有賢者喜獲相親雖  
政事文學之殊科想臭味襟期之卒合未酬覲面已若

論心伏惟知丞朝奉識度粹夷才猷敏劭往年發聞已  
恪厲于搢修此日效官咸飽觀于施設暫隨芝檢來贊  
花封惟煩劇可以見人惟勤勞可以及物勿謂簿書期  
會之冗有妨聲名事業之崇但蓄此心何憂不濟某自  
憐白髮強領青衿蹉跎畫餅之才積習素餐之媿近聞  
至止不覺欣然方擬貢于慶緘乃首貽于問牘褒情何  
腆絕知君子之謙報語匪工益重小人之過

代回仙居楊縣丞啟

早同州里僅聞闕西夫子之名晚並官僚始讀藍田縣

丞之記拂塵埃于坐席洗忡悒于襟懷伏惟知丞朝議  
矩矱德仁箕裘忠孝功名外錄俗眼自有疾徐道義中  
函吾心初無愠喜何其處也止或尼之自一拾于藍袍  
凡兩叅于由幕屬更化瑟俛佐鳴絃非惟見難進易退  
之風抑亦是小屈大伸之理某浪言采藻未遂及瓜見  
鄉人如空谷之足音瞻從者若旱苗之甘雨緘題首及  
已得君於眉目之間臭味倘投幸索我于形骸之外

回青田陳藍稅啟

迢遙千里邈焉同姓之追隨左右一官幸矣隣封之遇

合飛文到手布武歡顏喜秣馬之有期媿博魚之已晚  
伏惟監務舍人性資開敏術業疏通潤屋潤身盍早厲  
搏鵬之氣聞詩聞禮乃暫從冠鵝之遊屈此津衢留之  
筦庫永言山水之縣亦號舟車之衝急之則似折秋毫  
緩之則匪徒天雨孰明此誼今得其人毋嫌一閩之喧  
卑寔釀九遷之赫奕某強脫書案浪登宦途顧已責之  
未逃豈他曹之敢問期君奏最俾我蒙成勿學研桑顯  
守富強之策當師孔孟溥行仁義之言

代通娶守孟侍郎啟

學拊字于偏州偶玷台星之耀接蕃宣于巨鎮幸分婺  
宿之光雖地望迥隔于崇卑然晷味寧分于彼此息肩  
知幸拜手投誠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莊肅而閱深疏通  
而簡諒博學多識富宇宙之瑰竒廣納深藏浩江河之  
膏潤偉矣尊朝之望卓然經國之姿有弛有張不吐不  
茹踐即闡而躡卿寺早到雲間持使節而綰守符幾半  
天下旋馳驟乎六卿之貳盍翱翔乎四輔之聯勇謝褒  
遷甘從拊字公固不以自挫人或疑其太淹誰知致君  
澤民之方本無居中在外之別古人跡絕俗吏肩摩獨

以平易寬博之心而行惻怛愛利之政龔黃已試誠聞  
疲俗之來蘓嚴樂未歸恐緩嘉猷之入告佇敷六卿三  
事之拜以慰四海九州之瞻某蹇武自憐壯心空在周  
行濫次徒包玩愒之羞近甸承流偶遂更迭之請在泮  
恍思於陳迹于蕃何有於新功幸邇高明足寬罷懦雖  
鶯出谷定知律呂之未調良驥過都所喜鞭耳之在望

通青田李知縣啟

銀袍謾脫誰憐短簿之塵埃墨綬焉依幸有長官之風  
鑑仰<sup>馬</sup>矣事大欣然未為人事之好乖或者天憐其寡

合恭惟判縣朝議故家文物名聞典型一洗而凡馬空  
才豪無敵四顧而全牛解政妙有神間以翰墨之淋漓  
寫其胸襟之樂易擬古詩伯為今吏師桃李之種何如  
蓬萊之頂可躡一發已中再占愈強故以王葉縣飛鳧  
之踪來尋丁令威化鶴之處為子民而髮白公豈汗顏  
論許國之心丹人方斂衽某孝未盡性事惟信心驅馳  
場屋之中幾成退鷁搖落江湖之上每夢盟鷗吾道未  
灰斯文如日或者窺班于先哲庶幾藉手于將來悽其  
抗走之曹誰是扶攜之地大厦在上高風可憑庶容婉

委以匿瑕抑可優游而全璧仰瞻瓜戍幸公旬月之留  
只恐芝函奪我三年之芘

代回長亭徐監場啟

遊前輩之門熟窺家學客諸侯之國復玷官聯契濶往  
年遭逢此日首辱朶雲之翰如聞空谷之音伏惟判縣  
朝議儒家者流名父之子教傳詩禮早騰蹕于諸公書  
擅賢能偶蹉跎於一第晚起京秩暫典巖征洪鐘雖咽  
於微撞良玉亦玷於始斲勉行其志勿鄙厥官倚觀經  
畫之才用作調和之信某暮年薄宦多病浸衰藥裹纏

綿祇速馮唐之白書囊岑寂何心揚子之玄無補友朋  
私慙祿食幸故人之將至覺老眼之忽開淨埽吾門不  
是塵埃之容亟驅君馬來辱文字之盟

質憲集卷六



實憲集卷七

策問道

宋陳耆卿撰

問公議國之元氣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人共之謂可言者止於公卿大夫私也止於士亦私也故古之世不獨士傳言也而工瞽有諫焉庶人有謗焉商旅有議焉此世之盛也而孔子乃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古之議非歟夫議有兩端顯白是非莫以轉聞而桑時病者議也潛摘可否藉以排擊而快已私者亦議也中

古以降庶人蓋不議矣不議者非不能議不敢議也豈  
惟庶人不敢士亦莫之敢矣雖然庶人不敢議猶可言  
也士不敢議不可言也士者公卿大夫之階也士不敢  
議則等而上之豈獨士哉漢集議古意也然亦下至博  
士議即而止未嘗及士至於鹽鐵一事發言盈庭而卒  
定於賢良文學之口此非可為漢家賀者歟夫為士者  
不自鄙其卑而能盡言以屈公卿為公卿者不自抗其  
尊而能虛懷以屈於士是誠可賀也論者則曰朝廷之  
事決于公卿則順決于士則逆是則何異坎蛙之見而

亦豈識古聖賢公天下之慮哉國家養士以太學非徒  
養其文也亦所以養其氣而為公卿大夫之階也其氣  
直則其言隨之政和宣和之交慶元開禧之際其言不  
輟其氣不沮雖少晦於雲霾之侵蝕而卒大明于日月  
之呈露憂治世而危明主其古意耶其亦有所激而然  
耶夫公議在學校或以為不若在朝廷也然非朝廷之  
有公議豈能來學校之公議乎然則學校之公議即朝  
廷之公議也求言如求鑿進言如進藥特未知今日之  
事病果安在而藥當何施學校之言與朝廷之所施行

者同耶異耶抑迹若相反而定所以相成耶昔鄭人議於鄉校或欲毀之而子產曰不可且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一國猶爾而況於四海之大乎充子產之說則議者益衆所以為吾師者益廣患不言耳不患其多言也諸君其並攷古今以對亦欲因諸君之言以占諸君之氣

問士莫難于義理之學也義理之學莫微於心與性心與性人之所有也而以為微何也魯論一編萬理森列而心性之說畧焉自言從心而不言心之為何物子貢

又謂其言性不可得聞其果然乎否也夫以其稟是理謂之性以其攝是性謂之心心與性非二物也而又非有二道曰正心治心率性盡性此皆判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莫詳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夫先盡而後存邪存而後能盡邪先知而後養邪養而後能知邪言心而至於言志言氣言性而至于言情言才竊謂其昭揭端倪扶露關鍵裨往聖而開來學天下萬世莫強焉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是志與氣析為二矣而又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果二耶

曰氣配義與道則是氣與義合為一矣而又曰是集義所生果一邪既曰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則是情亦善矣性與情果皆善則何為而有性情之別耶易言利貞性情詩言吟咏性情古人固亦合而言之矣析而言之果昉于何時耶既曰情可為善而又言不善為非才之罪則是才亦善矣情與才果皆善則又何為而有情才之別耶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夫氣有清濁則才有善不善矣而孟子顧以不善為非才之罪者何也豈程子之所謂才與孟子之所謂才名似而

實不同歟夫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悠悠千載先覺者幾人哉志氣情才之說不明則于心性之學亦必有差之絲忽而失之邱山者願相與詳之

問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自昔聖賢轉相授受以標的萬世非不能運竒於常智之外而終不敢也蓋以釐黍之過即尋丈之誤異端曲學初亦學聖人而其終每每冰炭矣未必皆不及之弊亦多有過之者耳堯舜禹曰執中所謂精一者執之之方也湯亦執中而不曰精一湯果何道而執之耶至于箕子則不言中而言極至于

孔子則既言中而又言庸至于子思則既言中庸又言中和極與中固無異旨言中而又言庸者豈以中之一字為未盡又必繼之以庸邪言中庸而又言中和者豈以庸之一字為未備而必易之以和邪或曰以義理言之則曰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果若是則天下之義理安有出于性情之外者而必易庸為和何也既而言君子時中則非惟不言和且不言庸矣豈中足以該庸庸不足以該中邪時之一字最善名狀天地聖人同此而已知執之說而不知時之義則有非所當執而執

者是故有以用絲為中有以殛之而為中有以封管蔡為中有以誅之而為中此時也知所謂中則雖有不盡執者而亦無害其為善執矣不然則子莫執中宜可以上繼堯舜禹而孟子非之得非同其執而不同其所以執邪洪惟皇上聰明慈儉淵懿冲默凡所以根諸宮庭枝葉諸海寓者固未嘗有過不及之處屬者建議之臣恭耳聖訓而竊窺聖心深以為有得於精一之傳執兩端而用中之旨至論今日治效之未古則終歸于力行之論蓋中者理也力行者誠也固嘗反覆子思之書寔

綱領於誠之一字夫自形則著行而達之明動變化之  
詳自不息則久充而極之悠久博厚高明之盛皆力行  
之功用也故論其極可與天地參而何治效之足云哉  
然則吾皇之心非短於誠也而廷臣所以為獻其過計  
邪抑所以運量而恢廣之者宜有良藥邪諸君其併考  
堯舜禹以來執中之說擇其切者以對且言今日力行  
其何所從始有司將別白以聞焉

問仁何物也孔子罕言之得不以其遠且大故歟然以  
其遠且大而罕言之無傷也天下之人則曰彼聖人猶

不言仁吾可以不言仁矣舉天下不言仁仁之道不已  
晦乎嘗論仁之道猶元氣元氣之運生生窮則萬物同  
此鑪錘也信若是則孔子之答仁矣其異無異于諸子  
猶可言也樊遲一人而三問則三其對仁其若是煩碎  
乎然此皆告之以仁之方也許以仁則未也問仲弓則  
曰不知其仁問由求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子則曰  
未知焉得仁同耶異耶許顏子以三月不違是三月之  
外猶有違時也是未實以仁許顏子也而至管仲則曰  
如其仁如其仁不以許顏而以許仲何耶謂管仲以功

則是以成敗論人而未必孔子之意也孔子未嘗言仁之所以為仁也至孟子乃詳言之曰仁人心曰尊爵曰安宅所以狀仁者惟恐其不白是則與孔子異趣豈其樂言孔子之所不言歟抑孔子之所未言者而正望孟子以發之歟不特此也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孔子顧不能言義耶謂仁義一途則孟子又何言仁義耶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學之宗也不言仁義則何以學願聞其說

### 竹居說

瑞安趙正父植竹其舍命曰竹居居者君子所守也竹者君子所以寄所寄也人莫不有所寄至寄于竹則寄之清者也或曰人非竹則不清乎曰不然竹之清外也人內也以内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強附其外則濁郊原堤塹間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蒿雀叢鳥聚而埃壒常盈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君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早縮如寒士悲吟喜咏如琅玕磨戛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魚豨之藪人

相閔成市余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耶豈惟不可逃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胸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其魚鹽所能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者也予愚覽者不察故為之說俾刻之柱間

蔣上甫字說

吾友蔣君易其名曰滄問滄之義曰其字從水日者謂吾命不足於水故借此以足之也余曰嘻異哉子之名三易矣今可以已夫抑余不知子之有取於水者其止如日者之言歟抑亦取夫水之德以自命歟如前之說

吾不聞請為子申後之說夫水起于天一之毫芒而能注大海而不溢其為體則清而靜夫固有時而濁且動矣清而靜者常在也嘗試反諸一真未破之初無盡水也自夫賊之而不養則漂山決石無所往而不為害夫水非害人者也自害者害之也能順其初則不為害而利焉水由地中行舜由仁義行地不與水期而水與地合舜不與仁義期而仁義與舜合充是道也無所往而不相似也然則水盡在子之身而不在命也昧于裏而驚于表可哉吾聞古之言水者莫若老子蓋以上善辟



之今以上甫配子名賊而不養斯為下矣吾上甫懋戒  
哉

題跋

題陳工部謝寺丞送魯君遠遊詩後

魯君秉禮氣豪窮刺骨每每以其高堂菽水厘肉食者  
之憂觀陳謝二公相與推拔振業之意爛盈篇什未後  
一轉語咸知其有母在也今母死無以葬又將浮淮汎  
浙指好善者以為歸夫以親累人孝子也以人之親為  
已累賢大夫也彼回環征塗叩人不厭者止于身之困

妻子之迫人猶哀之如君者其有極耶然則哀其親於  
生孰與哀其親于死持是以告今之君子謂使二公專  
美吾不信也陳耆卿題

又題思濟兄詩

從事叔祖以文章道德伏一鄉咳唾落紙人寶之踰連  
城璧自恨生晚不克請三昧猶記童時吾父挾以見摩  
頭謂曰寥寥我族汝勉哉耆卿書紳不敢忘叔祖没父  
且即世小子孟無嗣誦遺言面熱環顧城南 族譜誰  
共奮哉叔祖一子死布衣有孫三人長字思濟吾兄也

每來自金鰲必相訪相勞苦余感且嘆而未及一見其  
文余心歎焉暇日至止言曰吾欲觀弟近作何如吾亦  
有一編今藉手出諸袖中光采陸離奪目再拜效白圭  
之復見其紙有畫而波瀾無窮然且穿穴理道意態橫  
發宛然叔祖不死也人情狎晦而驚昭見兄狀貌不踰  
中人而語言若不出諸口則遂以為庸人者有之矣孰  
識其胸中浩浩者然也夫不弛不張不抑不揚世而無  
君子也則已世而有君子也吾兄其庶幾乎耆鄉賀叔  
祖之有孫而自賀其有兄於是乎書

又題葉子春詩

昔人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語未易道也子春文不  
注思但自襟府流出其飄拔處如空中火雲如平坡上  
孤峰屹立使句句皆驚人驚且走昔人又曰新詩如彈  
丸夫彈丸者非以其員且熟耶文有根有條有葩有實  
釀而後發瀦而後決久之則縱筆所嚮圓且熟莫加焉  
盖不求驚人而人自驚此古人之要訣也前年冬子春  
請余題其畫不果今題其詩

代跋錢君韻補

龜圖鳥跡漆書石鼓其狀幽眇譎奇人所罕見亦人所難通也乃若目於斯耳於斯習其畫而迷其讀非陋歟韓退之云凡有文辭當多識古字夫多識古字未足為文也然不識則無以為文今六經之字豈必盡古學者例以監韻為師監韻所不載不之味也溪南錢君味乎世之所不味旁羅周扶根括蔓引足以鳩焚紉闕與前人分功甚矣其志完而力富也其老猶爾而况其壯之日哉余與君別三年更氛壓首覽卷心目為開頗恨路遠不能效漢人載酒之問而徜徉其間也

又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雪巢詩芬香一世其故舊老蒼如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楊待制廷秀洎一時名勝皆拱手側足立門庭可謂高矣晚友逢吉顧莫逆歡甚前脩肝胆相投冰泮水落豈論夫輩行之先後年齡之穉壯哉余曩觀逢吉詩如柳逗午風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今讀此老所贈句知根蒂有自來矣因閱諸公跋語隨喜讚歎陳耆卿題

行狀

蕭仲實行狀

君諱仁傑字仲實其先四明人曾祖克誠客游臨海誅  
茅巾子山之下懷璞以死祖機繼之父浩迪功即曠遠  
有塵外趣經乾道火益落拓不事事日飲亡何自命曰  
吾與其蓬首治田與廬寧婆婆以待吾子焉蓋謂君也  
君蚤有大志欲以儒書壯門戶漁獵今古窮日夜不厭  
學毛鄭詩後從鄉先生李民載學易時李館于侍郎吳  
公芾之門戶履充滿君一詣輒脫穎出吳駭且嘆口矻  
矻道其文其文明白造理不為枝蔓洎乎遊鄉校課試

常躐異等郡博士累累器重之領袖諸生進止不失尺  
寸願樞衣者相望請問退如客得歸貧而勇於學者君  
亦嘉于封殖不底于成不止以故人人爭自奮礪刮矯  
揉懼弗稱貽君羞卒業成名為賢大夫士者聯翩出焉  
中年不得志場屋寄家政細君而自佚于書口不挂人  
物臧否時事可否案上爐烟一縷圖史簇簇如新竹風  
蕉雨顧影自答客至則講畫義理纏纏若河傾川決或  
漏下三鼓僮僕低迷思寢視君肩壁立無敬斜衆歎不  
能君處之安然歲晚悟死生嘗曰人命如槿花不腐者

惟吾此心爾暇則按禮經紉深衣一襲曰此所以周吾身也尋屬疾廼預戒棺斂旦起盥頰如常時意若有所吐氣暴絕亟蘇命諸子遷諸正寢詔之曰吾命且盡謹毋號泣亂我乃卒嘉定辛未七月朔日也享年六十七君七歲喪母事後母逾謹每讀書一語及親則聲淚俱下人以為有顧景怡之風焉弟若妹雖異出相煦甚思必誠必莊終其身不識詆狎侮少負氣犖犖出肝膽赴人急浮觴舉白瞪視八極類古所謂豪士者已乃摧去牙角如羞如歲久之趣益平德益進行虛步獨毛髮毫

中繩而不鬻已要名人之即之惟見其和氣津津可挹而不知其有難干者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君之謂歟君之配鄭氏子秀穎秀發以其卒之明年臘月甲申窆于太平鄉梅浦之原距祖塋可十步以行述來論君者卿之先友也先君子無恙時君往還吾家先君子必語者卿曰是公言有典型汝其識之不幸而先君子沒五六年乃與君為婚姻又十年君乃下世後一年秀穎秀發且從予游於其請敢卒辭乎君教子有本末嘗曰華而偷不若質而厚也諸子皆恂恂力學庶幾不

負君者爰撫其父事大較書以遺之俾告於立言君子  
謹狀

文林即樂清縣丞吳君行狀

君諱貫林字元用世家常之宜興曾大父襄大父冲皆  
晦弗耀父開有文行刻意教子捐資為師友費家用是  
貧君方少時強記而篤學閉戶一榻家人罕識其面夜  
誦之聲撼動四壁鄉先生沈公文見而竒之授以關鑰  
日涵月漬遂以文聲一鄉君家富往往寘身仕版否亦  
登天府籍帝學君早薦於鄉氣銳力強謂可躡取科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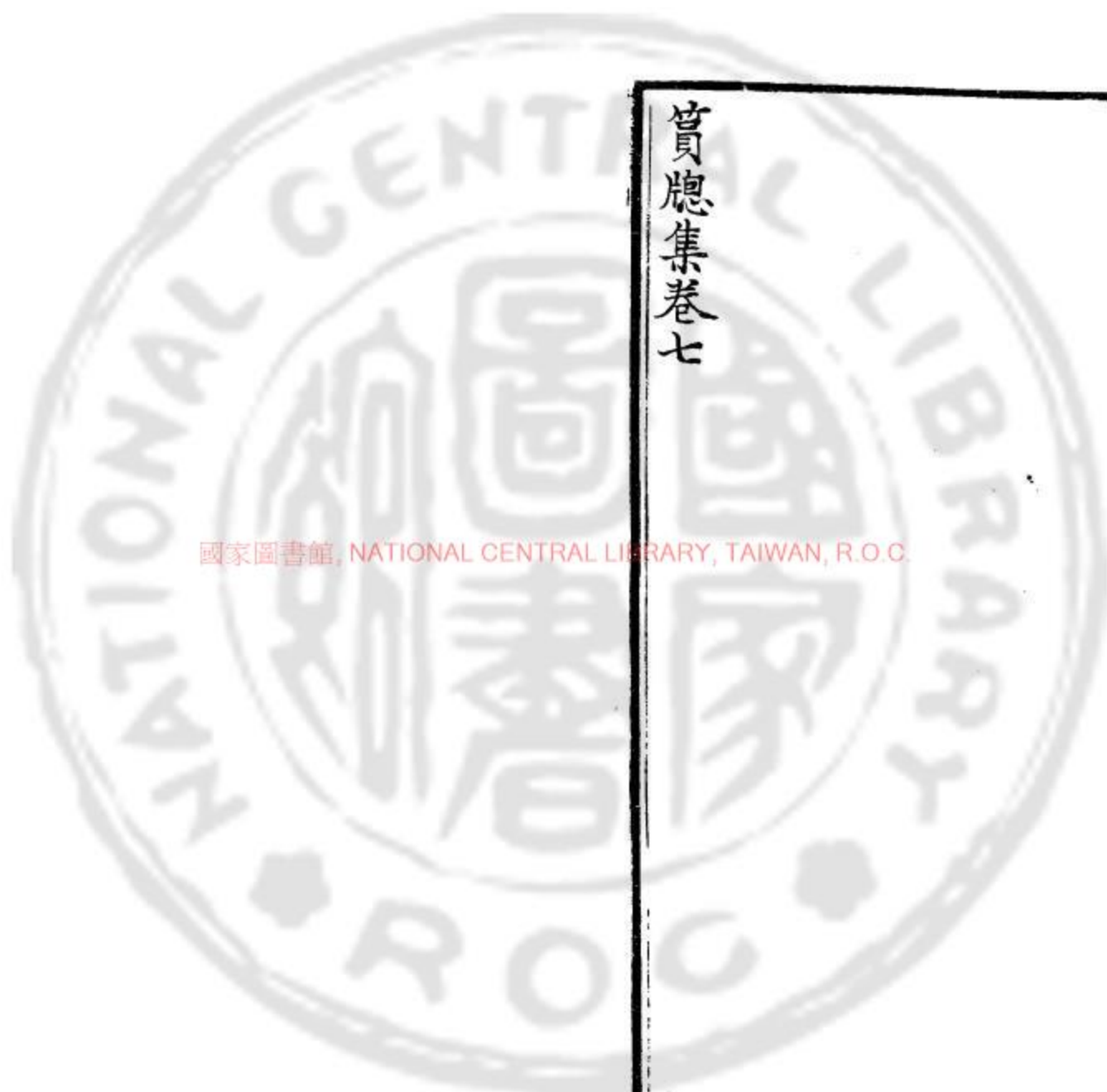
卒不利諉免解試南宮亦不利就乙未恩科三十年間  
無幾微見於顏面其過人已遠矣調迪功郎歷台明二  
州戶部贍軍酒庫在明時酷令急人人自危君帥同寮  
訴諸郡曰公知榷酒之利未知擾民之害朝家委公字  
民意不在酒也聞者謂君言過當君不以為忌守亦不  
怒卒弛禁時人兩高之轉温州樂清縣丞職素閒君談  
笑有餘地郡牒移委剖決盡公縣吏有恣為奸利而糧  
莠一邑者毒乳虎長官懦莫敢誰何君曰是可忍耶  
特詣郡言狀而流之百里歡呼咸謂有孟賁之勇焉蓋

君才不盡施時出一二已如此終考脫簪竟歸或勸請諸朝乞休致秩服以華其老輒拒不應其家枕東湖有風月蒨柳之適春夏交游子憧憧如織望君睨然坐於堂孤哦獨酌藐若無所聞不知者以為忘世而君不顧也意有所觸時發于詩間淡舒平得晉宋風格如是者幾十年視聽步履不衰食生飲寒人曰真壽考者耶尋得腹疾謝暨以嘉定癸亥重九日卒年八十治命不用浮屠法娶茅氏二子宗尹宗堯二女長女許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六人君之性老不廢書窮不苟祿簡交而親

仁寡言而心有尺度率其志以行至老且死視世毀譽愠喜如蚊蟲然嗚呼賢矣君以淳熙八年官于台已而樂其風土家焉後三年而茅氏卒葬于城東雙井之側距所居無二里君卒次年宗尹等乃以九月庚申祔且泣告於昌言曰台寔異鄉鮮有能知父者子契且鄰而又適官於斯不自揆願有述焉昌言自念別君十年音塵曠絕竭來訪舊已隔死生非文字無以紓吾哀杖淚筆抑重有媿云謹狀

寶鼎集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憲集卷八

墓誌銘

朝散郎祕書丞錢公撫墓誌銘

公吳越錢氏諱撫字子立曾祖皞提舉河東路常平贈  
太中大夫祖諷博古隱山中鄉人所謂回溪先生者也  
父敷游太學不第贈奉義郎錢氏自武肅王而下距太  
中五世太中宦西北始去錢塘寓洛更南渡去洛寓嘉  
禾嘉禾之錢百年矣公生回谿尚無恙見其眉宇聳異

宋陳耆卿撰

謂奉議郎曰亢吾宗者此兒乎未幾奉議亡母陳夫人  
誓不更嫁長泣曰妾賴天未死倘弗教吾兒死無以見  
吾夫也公泣曰兒倘弗受教死無以見吾父也後卒入  
太學登丙辰進士科調仙居縣簿尉用薦者三人陞從  
政郎教授饒州轉儒林郎用薦五人改通直郎知太平  
縣磨勘轉奉議郎用薦者八人監登聞鼓院遷宗正寺  
主簿兼宗學諭尋充金國生辰使假工部尚書行勞還  
轉承議郎遷樞密院編修官磨勘轉朝奉郎兼檢詳遷  
秘書丞十日卒公政存大體事識先務仙居故陳公襄

所治縣祠荒遺文散逸亟白長繕治刊布之間攝事學  
宮士歡趨言曰自尉來吾鄉夜開戶睡矣旦起又循循  
誘我我何面目負尉饒號多士廩食薄乞增四千斛而  
後教從之士惟趨益衆以其餘力攝倖事柅奸直漏過  
於正官在時常曰我豈以久暫分勞逸者耶予之俸不  
取也太平又孫公莘老所治縣崇敬眎古靈縣土墉民  
貧多豪右有官者之孫子尤叫呼抵突氣力張王官府  
無如何公鎮以果毅民訟之滯于官者常剖斷無餘官  
賦之滯于民者常寬假無不足也登朝會敵兵息古汴

復通好時已罷賀正使則議賀生辰因俾覘敵擇其人  
咸曰錢某可是以有工書之命公慷慨別妻子辟弟穉  
與俱陛辭上優勞曰行萬里不易然使事有體屈則國  
辱且彼非曩時比鄰其庶問底裏歸以所見告朕公拜  
而出洎抵北人見公貌英偉詫曰奇士奇士就館譙酒  
偽使有姓完顏者名故犯濮邸諱及是自易以避公公  
間見敵調發紛紛知盟好必敗乃鈎引他故撼其尤事  
者尤事者具言狀且曰歲幣安在吾國將留使者而問  
焉聞之乎公曰吾知奉命來聘耳他非使臣之所得聞

也即若是吾請以死對敵知公不可奪議遂寢回次都  
梁敵兵踐淮甸矣對便殿言臣將命無狀幸身脫歸見  
日月因言敵之盛衰無常臣將為陛下畫自強之策何  
謂自強之策曰以制使摠萬里權當重不重則不威以  
邊守治一州任當久不久則不服軍食當增餼不餼則  
不給土兵當廣募不募則不繼城築審其當緩當急師  
屯審其當分當聚將士情當誅卒伍勞當賞忠義人當  
獎民當收凡此皆自強之策也夫自強者制人自弱者  
制于人亟改圖而或以敵盛衰為候敵去則偃腹來

則束手非計也臣誠愚不足以裨廟謨惟陛下裁察再  
歲兩輪對首言天下有大憂二遠憂兵近憂旱此人所  
共見也而口常諱言將帥言勝不言負守令言熟不言  
歎臣恐雷同波靡浸成壅隔宜風示臺閫摘其尤者坐  
之罪又言汰邊兵以省國費補內兵以強國勢方其時  
邊報正急羽書四面至公左右樞筦辛瘁忘寢食病強  
起視事遷中秘欲丐外病遂不愈年止五十二詔賻錢  
百萬轉朝散即公器宇粹凝局量夷厚中有好惡外無  
愠喜接物露誠款御下寬瑕疵盖用心主于仁而行事

合于義家居常欲峙高廩振宗黨乏絕至居官苟可嘉  
惠百姓勇往疾馳風雨不避也於文無所不學亦無所  
不工玉璉珠輝霞敷綺會敏而緻麗而則而尤長于四  
六半函片簡字字雋穎使人口之不置手之不釋也其  
略如是娶姚氏莊氏王氏贈封皆安人子曰源女嫁進  
士俞梓今泇海制置建之子也公死於嘉定己卯五月  
二十三日源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湖州武康縣龍塢  
既定來速銘余觀治世人才其顯融有四曰操行曰器  
識曰政業曰文華此四者功名之券富貴之的也一有

之固難衆具之尤不易矣若公者文華拙歟政業踈歟  
器識褊歟操行薄歟衆具之而猶不顯融吾不知其何  
說也蓋公之未用也人莫不以為賢其嚮用也人莫不  
以為稱其不大用而死也人莫不以為不幸是宜銘銘  
曰扶忠信之華轂兮駕貞潔之飛艎攬清風以為衣兮  
襲明月而為裳年五十而未白兮刷羽于周行歌皇  
華之五闕兮履穹廬而康莊儼閭風之雲立兮足未闖  
而身歿謂松柏之合短天兮夫何異於春楊嗚呼天不  
可訊兮地不可量挹君袂而不返兮何時歸乎故鄉

黃君墓誌銘

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  
州詹公又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  
官思其賢經紀之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  
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詵自詵至允章  
三世咸有祿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封  
承奉郎十萬子楫中第不覓舉以通直郎老于家君其  
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恥為章句師既冠薦第三明  
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嚴輩相出没見君尚少

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勦是吾始貫汝賊有鐵彈子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歛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積粟不類歎歲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每觴客胥卒供煩費旋以追逮文移暗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寧餓死不敢太守聞為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以歸尋令上杭嚴吏而寬民緩財而不留

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投牒即理未可賁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蠹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主鬻益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為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寃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于法賦始平方將脉錢源流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頌君一舌洎謁入見君竟日据案問有暇乎曰無能強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

賈竟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  
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慨才  
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蚤者倍難也  
如君兼之而發且蚤矣矢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  
不至發之早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  
而涕洟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非也君兄名清  
之少相磨以學凡同學諸老生咸謂君且大君仕竟天  
兄未官扶通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  
凡予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傳首曰汝無

父有伯父耳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  
察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  
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鳶停鶴矯  
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逆汝吹汝繫弗騫豈獨汝泣  
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跖不天回賢嗟哉澤民  
卧幽阡光氣不沒珠藏淵

童府君墓誌

去台城可四十里其地曰七孺邱谷逶迤民土著而重  
犯法中有隱君子焉童姓而槩名以德行表其鄉足不

識官府雪顛渥頰得其正以沒蓋予祖妣之愛弟也祖妣之歸陳氏不二年而哭其雙親歲時往來惟君最昵嘗指以語吾先君曰我在其團藥者惟弟我亡汝善事之子總角聞此語今三十年矣祖妣既謝先君亦棄其孤歸然獨存予感昔輒泣涕嗟乎君又死且葬矣尚忍執筆學為此銘哉君之曾祖曰有方生衮衮生百材嘗名其堂曰琢玉羅明師聚子姪而誨之君沈酣其間思有以自拔既試歸不售浩然得龐德公之趣栽花蒔竹水流其門客至棋酒方羊竟日忘去間謂所親曰吾得

臭味相如足矣利交能幾何以故兄弟議析財有遜無校里以緩急告解衣推食盡歡凶年計當食之粟而儲之餘率以貸曰吾非獨飽者也蓋君性沈厚語呐呐不出口而所趣迺爾信所謂質直而好義者邪夫人陳氏太和丞綰之女兄齊眉唱隨之死弗忒君之善得行於鄉者夫人之助為多夫人卒於慶元五年六月壬申年七十六後十四年當嘉定四年七月戊午君卒年八十二六年十一月丙申合葬南溪子曰偉曰仰壻曰陳偲孫男女六人君之長子孝友而知學勇修其父之業而



潤澤過人歲在甲子試于州歸而屬疾以重九日不起時君尚無恙衆環泣曰天不使人種德邪如君之用力之勤幸見此子而不幸哭此子也偉之葬且同日仰率其猶子負土甚哀聞者尤哀之銘曰厥初生民其道如砥迨德下哀營營以死吁嗟若人澹弗干名有濯其蘭過者曰馨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豈偶然耶胡為乎茲

程伯修墓誌銘

程姓起周司馬喬伯至本朝益大自河南先生以道倡支派星析有家遂寧之長舉者伯修其一也伯脩之曾

祖曰極卒官承奉郎承奉生綿州司戶潛司戶生處士仲任伯修諱立誠處士之中子七歲能詩比壯遇李若無於眉山棄其學而學焉若無隱者也居有頃親朋詣讓謂伯脩年盛有母不能謀斗祿非孝伯脩幡然起試於有司九歲凡三薦文聲涌出將屢試喪母泣幾喪明服除再入眉山辭其所往來者曰昔之出以為親也親亡吾從此逝矣獨喜蓄善藥手自擲爬赴人急不避寒暑深山窮谷望如盧扁再生即意所可雖樵夫與抗禮即不可雖貴盛以絕或曰伯脩喬亢人也或曰伯脩遜

世而不障物卷道弗售泄其土苴于醫惡苟合爾伯脩  
既無求于俗俗亦罕知伯脩及病且革作歌怡然而逝  
年八十三矣嘉定七年十二月丙子葬雲岩是歲之夏  
其族弟叔光會京師道其顛末惟悉且請銘夫余固亦  
歿其母者不能如伯脩之高蹈日索長安米可媿也哉  
銘曰出也匪舒遯也匪拘維君維親同乎厥初雲岩之  
雲或膜或雨之人已矣今聞不死

蔣知縣夫人墓誌銘

故知象山縣蔣公鶚之夫人郭氏台臨海巨姓父諱筠

母趙以濮安懿王孫之女法得任其夫終修武即夫人  
生紈繻中淑莊罕袷飾修武曰吾不能隨族黨湛浮歸  
富人必以予名士家其將攷叔乎或謝曰貧修武曰攷  
叔其長貧者邪卒予象山攷叔象山字也象山胸有萬  
卷書頡頏今古語脫口膾炙傾一州當時賢公卿競禮  
下之豈特為名士自辛巳授室癸未入太學己丑登進  
士科己而仕于娶于明夫人與之俱齧苦吞辛無絲粟  
見顏色象山自喜晚得婦既滿還里舍病作數月卒先  
是仲子死一年矣長子後兩月亦死夫人忍淚自力如

象山在時既而館壻于庭教孫于塾詔之曰相以外惟  
女主之未亡人風露無多強活爾自是坐不改榻行不  
跨戶不詈不扑不笑語而事事繩墨如手自爬搔然蓋  
外冲夷中高明雖油然可親亦隱然不可侮非若世上  
女子嚴則鷲暴寬則魚潰也是之謂正性常德襲休祥  
而胚壽嘏之道豈偶然者哉嘉定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徵疾卒年八十四子曰復曰永壻沈拱趙師噐師噐監  
績溪縣稅偕其室亡矣孫武仲曾孫森嘉轟女二人夫  
人之孫余之姑之夫也衰以經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

十日祔于大田告之曰夫人一生莫重于道德而千金  
為輕莫貴于仁義而三事為賤士之所自厚在此不在  
彼也烏得以一命服之有無而長短夫人哉然則彼有  
鸞書雲疊象服星爛俗駭而羨之者其于夫人賢不肖  
何如也銘曰簪鵲兮朝朝梁燕兮宵宵乃如之人兮誰  
與逍遙冰為佩兮雪為鑣盡我日月兮淒其回颺從夫  
子於下地兮山愁水號

祝夫人壙誌

代季父

君祝姓台之臨海人曾祖寧祖頴父興宗皆婆婆邱園

無顯者君在童年以柔靖愛于父母入于門不逮事舅  
獨喜有姑在早暮迎順不以一髮傷其懷衆謂陳氏有  
婦矣子家故貧惟以讀書自命君臭味實協唱隨無間  
言性仁且怡不為窘聲躁也閭內事咸有條理此族姻  
親見也蚤歲疾客于脾醫不能治轉劇蒼顏白髮見于  
盛年卒以是困且死死之日為嘉定乙巳二月庚午子  
良卿成鄉壽卿女長適蔡端本次字包輝幼未行余聞  
生而多艱者必壽此乘除法也于余室獨不然哀哉予  
日薄西山婚嫁事如逋之積念君在時雖十日九病猶

能商確焉今亡尚疇依乎此又予所自哀者也陳氏世  
葬縣之義城鄉戲龍山之南可以附卜乃以十二月庚  
申舉其柩藏焉辛岡吳水覆土植松妯娌若魚貫然而  
距郡城可十里嗚呼泉可移石可隳後千年有人尚克  
念之穎川陳某誌

祭文

祭商仲義郎中文

嗚呼天壽死生得失窮通不繫巧愚繫其所逢貴榮賤  
枯崇泰黜否細人之私君子反是君之筆舌一瀉三江

古木倒影中涵宮商文字之宮鳳池鑿殿君不翔翔祇  
落州縣迺其政事有介有通有雨有暘有雷有風晚鎮  
于西趣尚平易收斂鋒芒率真祛偽而或謂君遠俗戾  
時不能俯仰揚波歆醜其進也徐其退也亟衆妬娥眉  
變亂白墨歸臥於室見者慮焉誰知其病芽蘖有年蹇  
吃語言越超步履使其未瘳猶愈于死人不可恃所恃  
者天天復握之何辜而然嗟世之愚顛迷昏晝簡默為  
險剛方為傲猶有公論如日照衢浮雲去來不礙太虛  
頗聞去思穀滿攜李彼蚩者氓亦有威否風恬浪靜豈

無還期積此十棺已而已而鄴侯之籤子雲之宅清夜  
如冰其人何若三商不作今失典刑吾鄉之思匪徒友  
朋

祭祝縣尉文

嗚呼君官于南我家于北未及握手論心已熟六月徂  
暑訪我篋窓劇談過午清風一床我亦疑君老態先白  
扶出戶限幾不能履君曰自愛秋當復來時我解組一  
笑歸哉旦旦望君而君不至問何以然曰既長逝嗚呼  
聚散離合如機之旋以正而終一息百年我不悲君憐

其有母霜雪九旬而更哭子迢迢故鄉君魂疇依寄聲  
江水恨不奮飛

代叔祭蔡基仲夫婦文

哀哉基仲竟止此邪人孰不死子何酷邪子以子然遺  
孤尸一門嗣續之寄家之興亾惟子是視而幼克自立  
以至於成人既勞厥生且勉於學可以為子矣吾女歸  
子樂其臭味之相茹也蓋與子共苦食沒者七年而不  
敢怨可以為婦矣是豈獨汝家之幸亦我家之幸也吾  
女歸告我曰我不能終事厥母願有以事父自是而後

凡吾家微末之事惟吾女之問子亦朝莫往來一盃相  
屬好洽如家人也嗚呼吾今六十有四矣齒搖髮白來  
日幾何兒女之託亦惟子夫婦之望何幸于天乃使其  
相繼以沒地也同時屬疾吾以為常事耳越數日而弗  
瘳又數日而浸劇子卒以是死而吾女則生吾意其猶  
足以拊子之嬰兒而俟其長也不十日又以訃聞人邪  
天邪嗟子夫婦受難受之艱辛而得所不當得之凶禍  
游竟淒淒今也何在其升騰忽而歸于天乎其沈寥漸  
盡而流于泉乎其與化俱往而入于無有乎其怨忿凝

結而猶在世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所最痛者熒熒稚子  
娟娟弱女生事滿前誰為之主在生無伸眉之日死未  
歸骨之所此雖行道之人猶為齎咨而況于姻党之間  
者哉吾自哭汝以來生意幾落兀兀飲食常如醉夢既  
為汝悲亦自傷其不幸少壯者其難保若此哀墮者可  
望其長久耶一慟之餘雲悽月惻言不能文姑叙以臆  
嗚呼哀哉

五世祖墓祭文

維江南鍾岡阜之秀陳之先域寔根幹焉往歲鄰孽宣

驕水齧其趾爐香之奠十步九跌者屢矣是子孫之罪  
也一二年來始克披竹斬藿稍還隴隧五世之嗣亦得  
以天子命服拜焉夫科名祿仕非以貴其先也仁義道  
德所以燾其後也如鏡印形如谷答聲其綿聯接續勢  
之常耳而豈有他哉百年之間冥漠久矣而神靈固不  
昧也百年之後松楸茂鬱毋或不淑為山靈之辱

祭先妣文

維嘉定三年歲次庚午五月戊子朔十有八日乙巳者  
卿謹以家饌致祭于亡母孺人姚氏之靈嗚呼吾母其

真死耶蓋棺七日無容無聲吾母其真死矣吾家世儒  
薄生理母歸田無三十畝老屋數間不任風雨吾母一  
力經紀之左手嬰孩右手紡織下至米鹽靡密之事亦  
牽頓忘食蓋吾先人性耽書口不道家有無其所以至  
今僅給則寔惟母力姻黨盡能言之也丁巳秋先人即  
世母寡居于時女兄年已及笄長妹亦駸駸次則病瘖  
其季猶少也藐然一子則又病濱于死過者見之知其  
百無以堪吾母含淚摩挲卒得活我且漸謀婚嫁事中  
間多故有又莫之勝說者吾母雅無病苦自是亦抱氣

疾二年而不平人曰男女債未償而然母亦曰誠然也  
經之營之亦盡出母心力其後二婿拜于堂上婦亦入  
門人謂可以漸閑然勞猶昔也嗚呼吾尚忍言之邪自  
惟不孝無以榮其親然屣屣烏烏之情不能忘去私謂  
生苟不達倘得與母蔬飯而嬉少酌其平昔之勞則志  
願畢矣雖母之所以自期者亦然也嗚呼吾母孰謂其  
至是邪天不佑善邪豈造物者以子不孝而降此毒戾  
邪抑母所以役其神者過而脆弱之質自不能久于世  
邪繼自今吾疇依耶家道誰治邪手澤滿前種種皆血



吾亦何以生為邪未病之四旬得孫津津甚喜中夜隆寒起視之至再三焉告母少休勿聽也嗚呼繼自今孫雖啼號吾母其聞之邪惟我母子相與為命三十有一年子不敢一日舍母而遠游母不肯一日不見子而食母病八月我八月在床亦謂母勿藥而康庸詎知晨出暮歸則母已不能語也耶嗚呼痛哉未病時意嘗不滿間或指瘖者曰汝有分則先我死也或又指其季曰吾安得亟嫁汝也或謂母年未六十何介介若此由今觀之似若知其死而然嗚呼痛哉深惟此責母在在母母

死在子誓當拊字裝遣如母未瞑目之時母可無憾其所以為母憾者有終身之勞而無一息之樂治家有奇男子之所不能而不及享庸婦之壽如永夜入荆棘遲天明而坦途則車軸折矣此耆鄉之所以冤天叫地欲與母俱死而未可也決九河不足以為吾之淚汗千竹不足以書吾之恨哀哀我母今安適矣皇天后土忍于是矣藉使不死無見母之日矣一酌而號肝腸縷絕嗚呼痛哉

祭妹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于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  
先子早世兄弟孤惇爾年最幼尤鍾愛于母兄拙遲窮  
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脩明  
學禮與詩習以蘋蘩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柔嘉琴  
瑟鏘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臻臻聞爾  
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酌酒以文尚感精  
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質窓集卷八

實憲集卷九

祝文

代台州祈年祝文

宋陳耆卿撰

寶曆方新喜兆和于青皞銅符惟舊願徼福于黎元即  
人日以精祈覬靈穹之昭格伏念臣字民有志報政無  
庸凌兢鼠技之窮頂踵鴻私之覆年書大有游收穰程  
之勛月肇嘉平屢見繽紛之瑞川后欲波而遂止祝融  
幾煽以旋收積逋吏愆疇非帝力願強弩之將末凜深

淵而不違雖飭躬靡間於去來然厚下盍圖於終始遙  
瞻紫極僭列丹帙伏願淵鑒下臨真心廣佑全家飽煖  
豈徒私荷于恩慈閭境安寧或者公依于塊北身雖歸  
止心曷忘之

社稷神祝文

縣令八品官爾有社稷焉讀詩至載芟則知祈年古矣  
祈之春固將報之秋也青陽氤氳千耦如雲神其主之  
食我農人

雷師祝文

孰鼓大造隱隱砉砉我陽聿宣抽芽振萌百里之封于  
焉取則恐懼修省何敢不力嘉牲旨酒食且飲之歲大  
協和愉愉熙熙

風師祝文

妙矣一元神橐籥之衆矣萬竅神簫勺之其象維何異  
以申之其應維何亶云時之我為我民觴之俎之神其  
格思永言保之

代諸廟祝祈雨文

嗟嗟百穀命懸于雨或調其初猶有後慮而況今日稽

事方起夫豈旱時驕陽一炬已針之苗如子奪乳待布  
之秧如老處女胚胎未成芽蘗未舉有秋之望今在何  
許惟神靈長血食茲土豈有民勞神獨容與宜矜宜哀  
為之宗主駕風鞭霆一洗原隴其子既飽敢忘厥父誓  
與邦人答神之佑

代諸廟祈雨祝文

臨海之田高而墉十日不雨則以旱告其來舊矣某窮  
冬假守仲春劬農晝餐夜寢惟田之為憂有苗勃興望  
雨滋灌天嗇厥施農人鶴立其何以占歲有我用是懇

款謁明神明神之廟食于此方憂猶某也其霈甘澤以  
活此土吏責得寬神祀不匱夫豈獨吾民之賜

代諸廟謝雨祝文

維五月甲戌某以邦域之旱請命于神神賜之雨苗淳  
然其興矣迄茲夏季恩膏不絕吏寔恐懼卜以今日再  
禱祠庭酒肴未共惠澤先沛豈以吏之秕政敢如取攜  
神寔念民故其速有如此者既謝其始復祈其終總自  
今時其雨暘毋使吏之名瀆于聽聞

代靈康謝雨祝文

王以威德靈異戶牖一邦凡祈禱祭禴之事於王必焉  
歲將秋矣而屢以旱聞非王尚誰望者涓日沂江蓋將  
請事環瞻四野忽已滿盈夫神之于民猶父母之於子  
時厭飲食豈待號呼故某身未及前而神已先接是非  
偶然之故也然仁以不倦為功事以克終為難神其有  
以惠顧之常如今日維吏與民不敢忘賜

### 大比靈康祝文

神為此方靈祠之冠言神之靈者但曰去災保歲而弗  
思其大者焉夫士短長在已尺度在有司而利達之衆

且寡亦足以為神之榮媿神既廟於多士之邦矣而不  
為多士謀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奮張而不  
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于是為大其賢於去菑保歲也  
遠矣

### 鎮安祝文

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廟祝曰乞靈也夫人保於城  
城依於神故雖境內毫髮之務惟神之為聽況於賓興  
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畊而歲之豐儉不能自  
必必之者神耳願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

菑畲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

代澤民廟生日祝文

惟王之德郭郭千里惟王之食牲宰千祀百爾祈禱如鼓應桴神電統樞來者塞途吏寔無庸隨喜歸敬有饋斯馨為民請命自今陰隲不禱而孚永俾有依血食不孤

城隍加封祝文

神之為靈昭昭也盜賊神驅之水旱疾疫神夷之影響十同牲幣旁午亦已屢聞于朝而班公侯之貴矣今王

爵疏封是為極典人皆以為神榮守獨不然夫施厚者報必遐人之報神者至矣神所以為人報者宜如何哉繼自今疾疫水旱盜賊之事夷而驅之不憚益虔則為不負斯人且不負國然則榮神者所以憂勞神也惟神其鑒之

聖父祝文

聖天子以城隍之祠屢上靈異錫以王封胚胎端兆倪神之啟其後者大矣王之休亦神之休也神當同其休而卒相其所以訖我民之意神之休止是哉

聖母祝文

欽惟令淑妙毓聖神以牖千里之民享一方之食王爵之加他祠莫強焉母以子貴理也敬酌酒以告

夫人祝文

人莫不有內助况神乎王爵之崇人知王之為靈而不知夫人之為益滙酒于祠明有相也

代禳虎祝文

守吏亡狀德不及民彼啞者虎出沒荆榛畊樵震驚有行輒輟渡河無策緬媿徃哲獵師胥會伎屈莫伸人力

不勝勝之者神陰勦潛驅俾還其舊障我十同歸德敢後

疏

代祈雪疏

黃雲覆野尚虧大有之年皓雪停空未應嘉平之月敬列寸丹之懇冒祈三白之祥伏願大道垂慈真心從欲乘層陰之四合紛剪水之交飛嗑呵一彈指之間增華瓊闕慰滿諸有情之衆兆瑞金穰

謝雪疏



六出愁時預虞災戾三熏卜日冒控懇祈香霧交際凍  
雲暮合側聽連宵之集霰幻成平旦之飛鹽曾謂愚忱  
獲通聖造不但來弁之呈瑞預占多稼之兆豐稽首知  
恩銘心歸敬更祈惠澤曲軫困窮臘瑞繽紛幸陽驕之  
已滌晴暉澄晏庶陰沴之掃空坐俾耄倪同深悅懌

代詣廬舍那佛祈晴疏

佛法宏深本無罣礙人心懇禱遂有感通屬視夏之平  
分窘梅霖之過溢恪陳悃款微輟霧霓奈屯雲既駁以  
復凝故景日暫舒而仍斂老農翹首下吏疚心肆祇屈

于紺容用虔修于菲供洪宣寶懺敬演琅函光烈千燈  
大明法炬香燃一瓣普熏道場庶憑護世之慈頓解閻  
城之厄散白毫于圓頂陰蛻退歲吐新繡于高原陽曦  
呈露庶幾不日可樂有年

代詣廬舍那佛再祈晴疏

日暘而暘嘗荷感通之異以水濟水乃踰汎溢之常室  
廬咸及於半扉疆畝殆幾於一壑號呼滿耳遷徙靡肩  
不虞煩瀆之誅復露精虔之悃琅函朝啟紛貝葉以翻  
空寶懺暮薰對紺容而設禮仰祈慧力亟徇輿情念懇

懃三請之勞埽空氣翳俾愁困萬家之衆咸覩清明躋  
足而須矢心以報

代詣定光佛祈晴疏

千年香火共說靈岩八郡雨暘爭投法座維徧野之禾  
雲方布而漲川之梅潦未收岩瀑下傾不無衝溢民居  
環市間有漂流人情寧免於怨咨佛法當為之救護未  
敢輕邀于瑞相亟先禱告于明祠伏願起慈悲心示真  
實相袪除江蜃如往年住世之時號召陽烏成此日盈  
疇之稔

代詣定光佛謝晴疏

月離于畢焦心汎溢之虞日麗乎天轉眼清明之照仰  
大威力具真圓通不惟使禾疇免衝突之憂抑亦俾編  
戶無漂搖之恐湫一彈指應諸有情既歡喜以垂休宜  
拳勤而抒謝誦千載芬香之偈已成紫陌之乾賡一篇  
黍稌之詩行見黃雲之熟佛住世時有太守祈晴與之  
以偈有紫陌一條乾之語

代謝晴疏

千里瀰漫罔測蛟龍之怒萬家奔迸幾為魚鼈之鄰如  
疾痛疴癢之在身瀝心腹腎腸而請命為民拔難賴佛

興悲雖罹者墊未免噬臍而瀕危者旋欣托足挽回赫  
日掃盡油雲自非曲假于護持將恐倍勞于爬擲投誠  
以謝歸德敢忘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誠傷心于已往介  
我稷黍穀我士女猶妄意于將來倘遂小心終依大覺

代台州祈晴疏

八月之間而早初懷焦槁之憂三日以往為霖旋軫漂  
搖之慮民之棘矣天惟顯思伏念臣德昧感通職叨拊  
字郡不斗大介于長江雨若盆傾莽然一壑上棟下宇  
西陌東阡皇皇萍梗之轉移在在黍禾之滅沒頻年積

潦顧豈全無今日洪濤魚云大驟遠邇莫知其赴愬公  
私交集於號呼亟款真游虔修菲供伏願屏翳收陰翔  
陽返照吏如不德糞魚腹以何辭民則非辜矢蟻忱而  
有請

代詣大中寺再祈晴疏

寅賓暘谷凡兩拜于佛慈水出平原乞三伸於吏悃禾  
疇遠邇編戶東西犇衝已負于力畊遷徙相望而如織  
浸淫不已昏墊奈何蠲心三寶之前請命十同之衆伏  
願慧光照耀覺力護持海若回瀾無復百川之汎溢雲

師清陸亟還九土之清明休迫投誠凌兢望賜

又謝晴疏

愁霖冒野孰回川后之瀾杲日騰空訖正炎官之候敢  
謂愚誠之上達遽蒙聰聽之下移天無一塵轉清於滄  
田有百穀似醉而醒偉用力之何神顧歸心之敢後害  
災盛而作淫雨已消魯史之災多黍稌而歌豐年倚輯  
周詩之慶

銘

時齋銘

銖根寸莖中涵天機或遲而茂或早而萎方其未苞千  
罌莫汲及其既萳萬戶莫蟄寧為故柏毋為新葉委順  
知化溶溶太虛

贊

實窓自贊

以為似我我不欣以為非我我不嗔以為窮我我不屈  
以為達我我不伸我鬚我眉我冠我巾惟寄於天地之  
內而游于天地之表是之謂神若然者不可得而見亦  
不可得而聞



賞窓集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憲集卷十

五言古詩

閒居雜興六首

宋 陳耆卿 撰

萬花逐流水一往不復回昨日欄中花今晨安在哉焚  
香心如冰未受寒暑催贈花以片言自落還自開

稷契不明經伊傅不決科方冊鐫勛名千古光不磨百  
年等一死自立須嵯峨啾啾應候虫辛苦如之何

墻西幾質管我昔手所種年來飽風露錦綉紛錯綜種

善如種竹此語合擊誦渺然方寸間仁不可勝用  
我不學楚人滋蘭以自馥亦未羨東陵種瓜以混俗富  
貴自有時貧賤亦可欲達則濟四海窮則獨善足  
狂飈捲春去永日送夏來天地一劇戲役人如嬰孩借  
使長青春人生能幾何仰羨松心堅雪裡常崔嵬  
爐烟上踈櫺閉戶白日靜堯舜亦人耳萬善吾所性紙  
上空支離言外獨輝映一笑千載寬此樂無終竟

以新涼入郊墟為韻簡葉孟我文

日月不相貸四序如昏晨話秋即秋隨化工一何神今

年既悲秋明年復還春人心有去來天道無故新

警夜聽鳴蛩聒午聞啼螢不知誰使令萬態俱悠揚宋  
玉辨已非歐陽賦何忙正念有冰壺日日如此涼

世事如車輪可旋不可執得者未須歌失者何勞泣我  
觀人心躁甚如西風急役役幾時休有山合深入

平生一飽足大宴非珍肴秋月拓綺羅秋風奏笙匏問  
此有何樂無樂樂乃高琴書足匡坐干旌謝在郊

蕭散不耐事常甘賓客踈不見葉夫子我心却躊躇願  
勿寒前盟相從帶經鋤羲皇未埃塵周孔不邱墟

種菊

手種黃金花摩挲待其成朝來風雨過萬彙秋玲峴起  
問花知不獨立常亭亭嘗於清霜下退然得此生南山  
與東籬我亦學淵明久落塵網中間花花不應

和芥庵韻

孟軻談一本孔子號無我聖賢超驚趣不作流俗墮故  
能貫堪與中立而不頗黃冠宗無為衲子只打坐言若  
高峭甚又與聖賢左頰於真實處大海穩扶柁須於疑  
似間曲戶牢着鎖世道震遂泥人心履俱跛競作夔憐

蛇徒勞螟祝羸芥菴之心鏡淵珠光徹穎常時足歡娛  
此日類坎壈乃能貞其願不為名利朶敲棋聲落枰哦  
詩氣摧埽此外淡一視泰山如草蕪未妨師孔孟匪涉  
佛老情汨余抱孤戇匪惟繫庸瑣涉世雖云濶詣理猶  
未妥正性水下月邪綫風中火因子當自強朝聞夕死  
可

夷齊咏

商道昔波蕩周王網九圍二子如溟鴻翩然獨高飛周  
粟固可恥薇亦周之薇云胡扶孤憤了不悟衆詐天地



有正氣日月無斜暉惜哉權一字認誤無已時武德紂  
之虐賢者誠知之為欲扶此教之死不願違吁嗟臣道  
薄千載常淒其欲上西山望草際露未晞

七言古詩

種麥

新穀未登陳穀罄人托麥以為命今年種黍如去年  
去年滿屋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當死歲  
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東州僅旒緄只今艱食遽如斯  
豈是造化有乘除我無一語活四海對之泣下徒霑裾

催租官吏如東濕里正打門急復急眼中安得邠風圖  
繪出麥田策與笠

按全芳備祖作安得君眼  
如月長灼破田家策與笠

題湯正仲墨梅

閒庵筆底回三春平生愛為梅寫真只今龍鍾已八十  
雙瞳挾電搖青旻芒鞋轍迹半天下學語兒曹讀君畫  
孤根踞鐵幾經年轉作平梢月倒掛我家破屋同蝸牛  
素壁懸來春復秋試攜鐵練覓天巧門外觀者何其稠  
真花着雪苔枝醜君為描摸應添瘦朝開暮落春不留  
豈若墨本堪不朽臨風靜玩意趣長何當爛熳輝滿牀

孤山老人醉中見便欲信手賦暗香

五言律詩

東郊

要拓郊原眼短筇扶我東秧寒針怯水麥熟浪酣風古  
寺荒煙外孤禽落照中得醪嫌獨醉猶及灌園翁

夢林雪巢

感舊空黃葉經時又綠苔未應天上去猶解夢中來雪  
亦本幻爾巢今安在哉琳琅詩萬軸花鳥自驚猜

過龍潭澳

久澗松楸信因為龍澳來四山黃戀葉一水綠澄苔地  
曠樵聲出天寒雁影回無人且無酒清坐興悠哉

磨鏡

橐蝕寧堪久挂揩長恨遲浮雲手底盡明月眼中移鑑  
垢渾能治心塵不解鑿休云磨者賤此是主人師

七言律詩

春日書懷

閑來情思浩無涯徙倚東窓日未斜乍雨乍晴鶯喚柳  
不寒不煖蝶穿花讀書有味慵拖杖覓句新成自煮茶

未必貴游知此趣乘除合付野人家

送葉子春赴官慈溪

眼邊英氣鬱嵯峨甫及同堂奈別何正以簿書觀道力  
且於言動卜天和聖門克已勤登岼後學裨身感逝波  
三載歸來話新孟梅花仍向臘前多

和清臣病後韵

契濶芝眉兩月中往尋一笑思春融知君近日能尋樂  
歎我昨宵多發蒙快得聯詩到後喜何當載酒過楊雄  
交情須作霜松老莫學翻翻桃李風

九日阻雨晚晴二首

秋氣重陽故故深臨欄極目一披襟紫萸黃菊常年事  
冷雨淒風此日心節物將迎人易老塵埃追逐我難任  
笑驅萬慮歸何有獨自低頭課楚吟

年年此日競躋攀今日柴門雨遣闕不見白衣人送酒  
難借烏帽客登山鴉聲不斷遙天暮鳥影爭向落照間  
未識明年誰健在逢時只合暫開顏

壽章叅政

聲名早已壓人寰手握樞機鬢未斑嘉會宛如魚在水

遠猷直放馬歸山風生幃幄深沈處春在邊陲廣莫間  
聞說吳兒眠正熟月明夜戶不曾闕

與二三友游天慶觀

適興相攜步晚涼琳宮因得縱徜徉月翻楊柳盡頭影  
風擢芙蓉閣處香縱論從來難得友清遊似此喜逢場  
石欄坐久笑分袂無酒渾疑在醉鄉

挽陳知縣

為訊華亭鶴唳無琴聲斷處客悲渠日邊消息花爭開  
露下光陰柳變疎未歎子雲新第宅最憐定國舊門閭

風簷讀罷閒居賦向後何人奉板輿

挽王吉父知縣

不把升沉掛舌端排空劍氣逼人寒竟鋤卉服功良易  
及試花封事轉難病骨欲從閑裏過身仍作夢中長  
醒菴文獻知多少一子雍容尚耐官

代挽何知縣二首

一第聲名動冕旒淵源家學自梁邱誰知雨化青衿日  
最鮮風馳紫塞秋幕府石洪嗟不作河陽潘岳竟成休  
雁行無復雲邊訊愁絕萱堂正白堂

才非似舅辱心知露豁襟期喜溢眉縣組秦漢久依託  
賓筵建業又追隨聞君馴雉未多日洎我分魚已後時  
徒對絃歌頌遺愛西風霑袖強裁詩

七言絕句

讀商君傳二首

荆公詩云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予謂鞅非  
誠信者慮民不服設徒木事以劫之真詐偽之  
尤耳欲政必行自是一病古人之法正其本而

已行不行非所計也荆公以新法自負不恤人  
言患正墮此故余詩及之

大信之信本不約至誠之誠乃如神欲識唐虞感通處  
泊然無物自相親  
計事應須遠作程快心多釀後災成遁來關下無人舍  
正為商君法太行

詠史

沛公家業本無能休責渠曹不治生看取帝王他日事  
方知俗眼不分明

赤族誠非漢道洪違時賈禍亦緣公最憐老却從陳豨  
不道先曾闢荆通

代和陳郎中丹桂三首

千古陵陽芳桂叢凌風擎出蕊珠宮  
渥丹自是天然質不學桃花點注紅  
春蘭媿艷菊羞黃世上龍涎不敢香  
獨有含香人晚步搯筇一笑倚斜陽  
露沐烟梳冉冉時朗然無月自蛾眉  
傍人盡向天邊覓不信蟾宮有樹枝

和黃臨海詠雪

剪水紛紛撲面來須臾洒滿舊瓊臺  
今年不用箋丹極聞說金銀百室開

詞

柳初新

臨安春日

東郊向曉星杓亞報帝里春來也  
柳擡煙眼花勻露臉漸覺嫩嬌紅  
姹妝點神臺芳榭運神功  
丹青無價別有堯階試罷新郎君  
成行如畫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  
喜羽遷鱗化遍九陌相將游冶驟香塵  
寶鞍驕馬

三臺令咏芙蓉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  
月色赭黃相似不著紅  
鸞扇遮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  
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鷓鴣天南教場賞芙蓉

莫惜花前泥酒壺沙場千步錦平鋪  
將軍閑試臨邊手  
按出吳宮小陣圖  
清露裡曉霜餘  
嬌紅淡白更憐渠  
人間落木蕭蕭下  
獨倚秋江畫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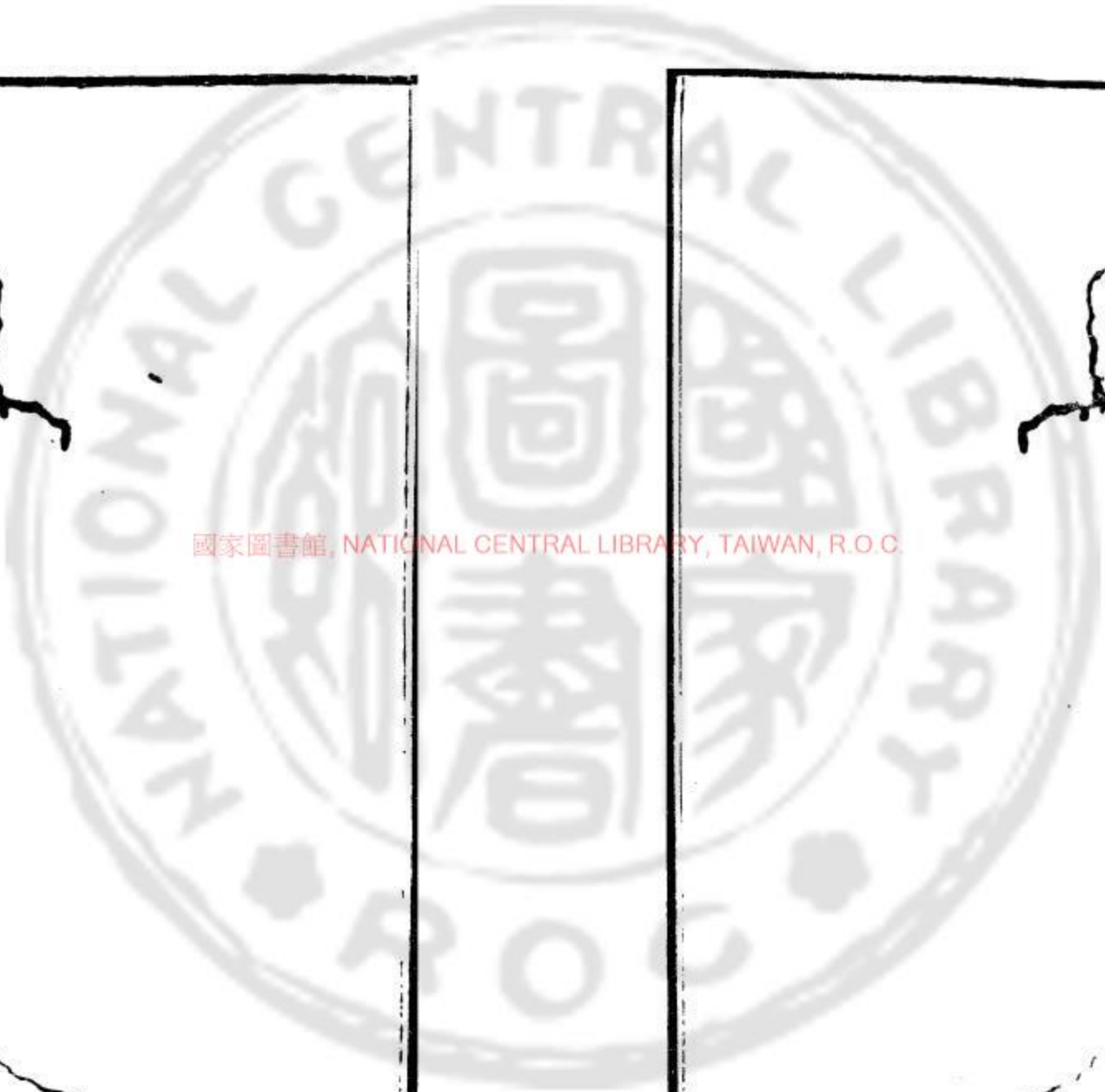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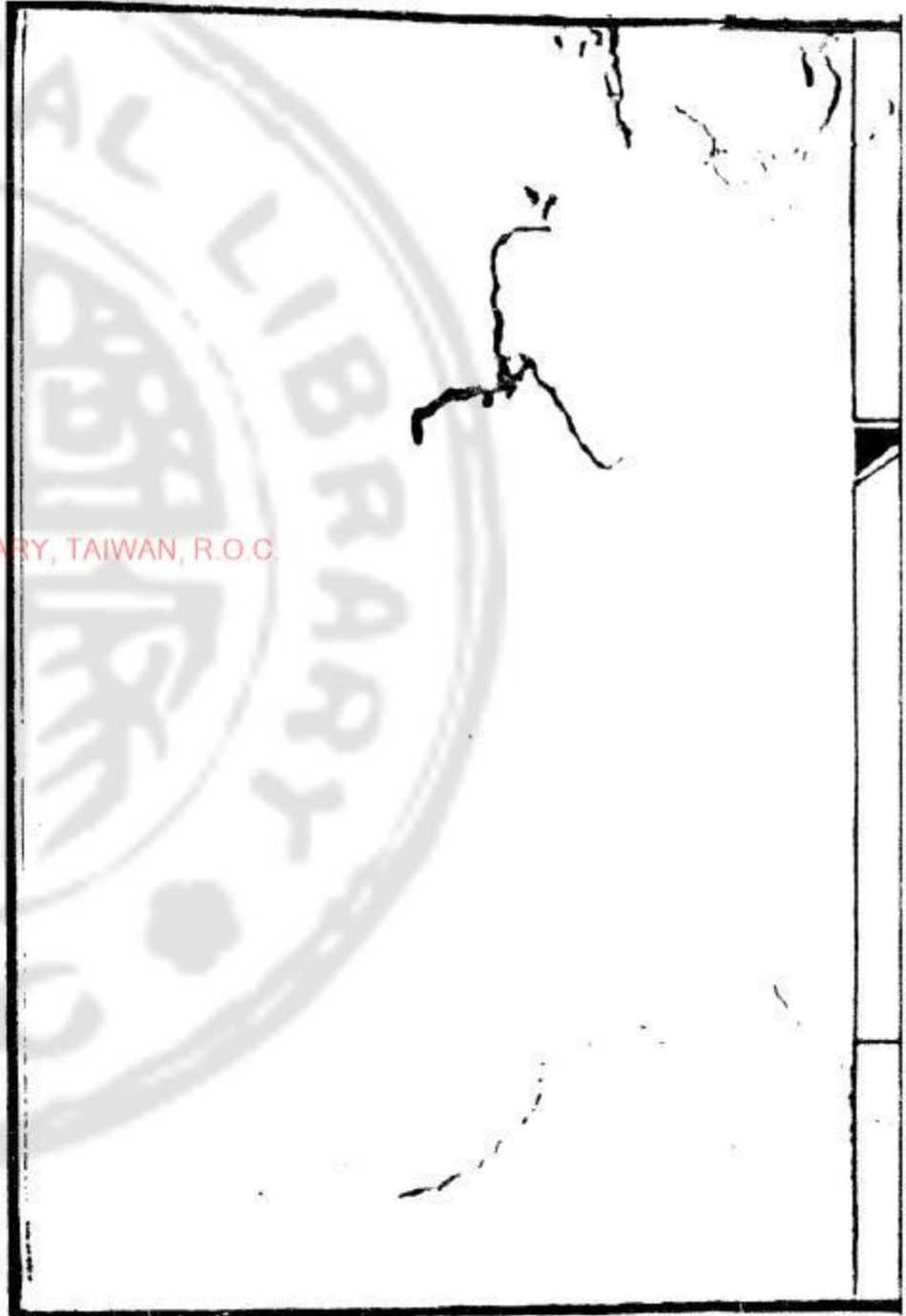
再賦

艷朵珍叢間舞衣蹴毬場外打紅圍  
小輿穿入花深處  
且住簪花醉一枝  
秋欲盡最憐伊  
江梅未破菊離披  
情知不與韶華競  
回首西風怨阿誰

質憲集卷十

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質憲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脈絡非徒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啟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館鈔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為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厚法掾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鐫之尚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